

程

臨川文選 章柳州集目錄

卷之四

留書

學益

論性

安生

愛神

安近

本教

婦事

善惡

日實

定性

神奇

全明

務忠

兄弟

防患

一化

性命

財害

儉施

得失

權存

托已

留書雜語 計九十條

留書別集

學益

本孝

寶敬

交治

異道

知化

廉本

去已

治小

信見

能勞

謹室

慎疾

卦用

鬼難一

鬼難二

五行

臨川文選

章柳州集卷之四

臨川章世純大力著

燕山劉玉瓚黃中選

男

允元居一

允升樹駿

參較

留書

學益

天下之以學相禪知也雖神農黃帝周公孔子不目見不耳聞未有能懸存其然者知者耳目之有也非心之有也故目不覩日月星辰無以知天之所示矣不睹禽鳥草木無以知地之所負矣耳不聞雷霆鐘鼓之音無以知聲響之變異矣故心以耳目為師耳目以萬物為師其不學而天知者未聞

有也。或曰：愛父母，慈孺子，此生而有之，曰如瀆也。待決而行，故雖曰能孝，母之慈已先之。雖曰能弟，兄之响已先之。孝者學于慈，而有弟者學于愛，而有因其來者效之，往非能先也。所貴聖人者何也？為能用類也。以一知萬，相通而至隱與遠也。為其用類之不背，疾得之也。能類固已有類矣。萬者學于一者也。隱者學于顯者也。遠者學于近者也。其用之不背，則學之審也。其疾得之，則學之速也。人不能學所已學，以至所不及學，此則聖人之異也。夫長短若一，智特為尊，大小若一，識多為臬。人有倍分之入者，智有倍分之知也。然則物固以智相出矣。智以智相出，而不務智之所以來，此天下之大惑也。夫藉物而積之，必以前藏後。天下者積智之府也，必以後

藏前。幸生於今之時，為之古者愈衆，苟為之前者愈衆，是兼受其流也。以一天下藏萬天下，而我得游其中，其為智之資具不亦多乎？若是而學，則先聖之不知者，吾猶知之也。其不見吾猶見之也。若是而不學，則人之學者，去我必甚遠也。不若古之時，學不學相去之少也。何也？為智之地愈多，則知不知之人固愈懸也。心之得知也，猶蟄之得啓也。猶鬱之得達也，蟄得啓則釋然以喜，鬱得申則釋然以喜，向也昧昧然，今也昭昭然，此其為樂，豈又少者乎？為目之欲者，祈得色為耳。之欲者，祈得聲。心去四體而獨為欲，亦必欲得知耳。耳目口體之欲，皆欲與之，而心獨不與之，何薄心之甚也。有處暗室之中者，耳目手足不知所以用之，雖廣有一室，曾無得於尺

寸卒有貽之火者。然後曠然奄有全室也。然後目視手持足疾徐而履。渙然而有身之用也。廣然而有用之利也。故學之為益也。所據之世。所以有全世之廣者也。所有之身。所以有全身之用者也。人者待外而足。故身待物而養。心待理而昭。故物蓄厚者。身之至足。理事衆者。心之至滿也。所待者。不可以不備。厚于身。薄于心者。愚夫也。

義深於學。記體高於荀楊。鄭少贛治春秋。積精沉思。以達其旨。吾於此亦云。

日實

推古者所以論今也。備書籍者所以知時事也。明聖賢者所以耀愚心也。不知古以論于今。不知聖賢以自用其愚心。則必求以一世前後之間。自為古今。因其敗有迹也。而後可求

先後不知古今之弊

成之故也。此何也。無是者以正焉耳。因今日而後以戒備來日也。此何也。無古者以正焉耳。夫因非而後得。是雖終有是也。非已在前矣。更端之事。又必待非至而後戒也。是終身以是。隨非之後也。其可復則得失之數均也。其不盡可復則得固不如失之衆也。百年之內。畫為古今。幼少則為之古者少矣。取于疇昔之日。為今日之前世也。取於昔年之事。為今年之前世也。如是而古不足于教也。老而為之古者稍長矣。而

向再明之

即前後自為古今



原件短缺

爲之今者曾幾何也。如是而後不足以改也。入非生而知物也。皆以父兄爲師。隣里鄉黨游處之人以爲友。父兄不必智也。愚者多矣。隣里之人不必賢也。敗行毀義者多矣。不得古而議之。積天下之所藏者而徧計之。以目前備萬物。然則論安得而不狹。議安得而不舛也。以求事極。豈可得哉。王孫孩而入獄。及出年六十矣。不能名牛馬云。是何也。然則見聞者耳目之區城也。耳目者神明之地量也。多用耳目見聞。不得短也。周合見聞則神明不得少也。得聖賢而師之。其于流俗必遠矣。至是在前也。其于反非之。是必過矣。夫謀疑事者未嘗敢自必也。必求智者而計之。以智者之智爲愈于已也。及披六經典義之文考。百家紛紜合離之辨。則是聚天下之絕

反自爲古今

段

妙理馬○微

反父兄隣里一段

智異敏相與偶坐而論之。辨其阡陌而綜之。也是聖賢謀之。我爲君主而聽行之也。其爲智也不亦優乎。人之不見物也。爲其跂于事。首望于事後之莫必也。立事首以跂事後。此聰智之所難。天下之積自有天下始矣。物多可講也。異同而具存也。由今求之。皆成事也。然則本末始終固已全矣。是猶立事後計事前。雖使愚者索之。亦必易矣。故學者積材用之事也。道場行古所以博生質也。多取不急。所以備一旦也。是以君子責及身者。必求爲之在天地之間者。必求知之知之以待人之求也。其所不用亦以補人之不足也。夫富者之積財也。大者必得。小者不棄。豈能盡享之哉。務爲餘已。故君子之學也。亦務爲餘而已矣。天之與我日也。去者不復。至矣。今之

天○復○開○暢

西秦云沒了五十歲矣即此意

○也○道○之○年○如○用○去○之○物○下○得○名○有○
 日○非○昔○之○日○也○計○之○如○數○虛○空○豈○有○積○日○之○所○哉○學○亦○日○之
 實○也○其○後○尚○可○得○而○數○也○有○事○類○義○數○之○多○以○呈○數○也○然○則
 人○皆○下○日○我○之○去○日○皆○其○存○者○也○里○人○問○其○父○曰○天○地○何○時
 始○也○其○父○曰○生○時○及○見○爾○祖○意○此○其○始○乎○此○居○者○爾○祖○貽○也
 由○此○觀○之○知○天○地○之○始○必○有○數○年○矣○故○不○憑○其○居○則○愚○人○無
 以○信○前○世○也○今○夫○記○籍○亦○人○之○憑○矣○五○帝○三○王○得○之○以○久○存
 是○數○千○年○之○積○証○百○天○下○之○藏○也○時○不○可○留○而○有○可○留○人○無
 千○歲○之○壽○而○有○千○歲○之○知○也○故○學○則○顏○回○為○壽○不○學○則○彭○祖
 為○天○天○壽○者○歷○事○多○少○之○名○豈○數○所○損○飲○食○之○數○哉
○但○知○飲○食○者○未○許○問○此○
 然○則○讀○書○以○為○行○也○今○人○以○為○言○也○何○句○為○用○世○人○說○學
 問○本○領

論性

君○子○誘○天○下○以○善○則○無○務○於○張○之○也○張○之○而○多○立○助○則○不○無
 夸○矜○失○實○之○言○是○開○天○下○以○疑○也○今○言○性○善○者○欲○使○自○信○于
 善○耳○以○性○與○命○重○之○因○以○便○之○則○從○之○者○宜○多○且○安○此○君○子
 之○心○也○然○天○下○之○疑○必○自○是○啓○矣○何○也○性○在○胸○中○日○取○以○為
 用○吾○誠○不○得○而○欺○之○也○其○用○於○私○甚○便○而○吾○以○為○性○用○于○公
 常○不○便○吾○以○為○是○性○反○之○胸○中○而○不○得○其○誠○將○為○之○說○以○相
 拒○吾○之○言○曰○生○而○有○惻○隱○有○羞○惡○此○仁○義○之○見○徵○也○天○下○之
 言○曰○惻○隱○羞○惡○之○說○未○定○也○惻○隱○之○為○愛○愛○之○為○欲○今○之○用
 于○人○者○向○之○用○于○食○色○嗜○欲○者○也○羞○惡○何○始○乎○從○俗○尚○與○人
 言○始○也○人○以○義○之○可○尚○我○始○耻○不○義○人○以○富○貴○可○尚○我○又○耻

不富貴是生於好勝形於不及羣而有非定於為義者也吾
○正○為○不○知○聖○賢○者○道○
 以聖賢實其說彼以己之心實其說吾精為習之說以推不
 善之從來人亦執吾說以非善之從來然則吾之說何由而
 申也木生於山敷精以為榮歛潘以堅幹如是而已匠人持
 斧斤而材其用一以為几筵一以為楹榱為几筵則以揖讓
 為楹榱則以格鬪今以几筵為木之本有楹榱為匠人矯化
 之功雖使惠施設辭公孫龍推義天下猶不能信也善者人
 之所難為吾以誠教天下尚未有應者今以誕先之人豈有
 能從之者乎已不能信之於性而吾性之說與道連也因復
 推疑於道則是吾以助道之說累道也故說有兩傷者亦有
 兩全者也苟性以善而性失其大矣必善于性而善失其正

矣此兩傷之甚也推性於無所不可而性之大無如也善馭
 性而無不之而善之大亦無如也此亦兩全之甚也故善為
 說者要使善不足以重性不善不足以累性性善不足以重
 道不善不足以累道人曰性有惡者矣吾亦曰性有惡者矣
 性不可為惡則性不神也人曰惡有性矣吾亦曰惡誠有性
 矣惡不得有性則惡不真也故虎狼得性以自必于殺噬鬼
○人○自○反○我○果○虎○狼○陰○賊○乎○哉○
 孽得性以自必于陰賊蛇虺得性以自必于毒螫鷹隼得性
 以自必于鸞擊唯其性之所為故發而不疑其所往有所往
 而必極其量也而吾性之才則無不化也無不之也小可以
 為飛翽大可以為帝釋善則堯舜惡則桀紂居于心中謂之
 明智行于空中謂之鬼神循身發竅則為嗜欲應物為理則

為謀慮附于羽者為之飛揚著于足者為之奔走故性者天下之備才也不可使處一端矣其可專一端者恃道以役之道以久用之而不已使成於自然則皆是性者無非性者也○幸○性○離○不○得○修○道○然後性得倚道之正道得用性之能而皆放于無窮夫君子之論道與性亦若是也其成說也不亦易乎其誘世也不亦精乎

此非異孟子之言仍尊孟子之言也孟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可以為着力可以為堯舜亦可為不堯舜矣故曰人心惟危篇以性體廣大即素絲岐路之說正惟危極好註脚極合可以為三字

定性

荀子之道與孔子孟子之道同乎曰孔子尊古而貴仁荀子尊人而貴禮孟子尊性而貴仁義荀子之道孔子之道也與孟子之說則異也說之所反情之所同天下有不信孟子之說者則荀子之言又遮其後而為功孟子之言曰人性善也如是則成性而已矣故孟子以其權與性荀子曰性甚惡矣能勝之者人之功然則人道重矣故荀子以其權與人以權與性順而致之使天下得其欲而達于道因一端而為千百天下之所便也然而有虞也苟有狠如桀紂戾若始皇周天元齊文宣以是說告之彼將曰性吾所自有自固知之樂驕淫者也嗜賊虐者也性誠尊也惡真當為耳豈獨桀紂不信

吾亦不能為之解何也人必逆性而為惡將不能終日也于
 是荀子起而告之曰凡為性用禽獸也草木也人之力大矣
 能勝性而逆反之此所以貴于天地之間為性使者弱也不
 然則愚也強暴之人方自雄其智力以為無所不勝今乃知
 為弱與愚不能勝性而為之使若風之轉飛蓬也或動于自
 貴之意則翻然改矣故性惡性善皆二子助道之說所以作
 天下也而不足以傷其道之所存息却多少水火今但求其道耳安用其說
 為哉故性之善惡初立是辯者可也辯之無已者非也必辯
 為善者將曰性善即足順之而功畢人無事乎必言性惡者
 將可曰性惡不可反第因任已乎既兩不可則性善性惡總
 無與道之事也言性善者欲以實道之自然然別有自然之

說不必據之此也言性惡者欲以實為道之當然然別有當
 然之說不必據之此也夫物理必如此而可則道固自然矣
 必如是而行而後不敗則道固當然矣故二者之說可以他
 說易也

孟子言天故言性之大原荀子言人故立性之大防後世
 去天日遠不得不就荀說為近遮後為功真可以通兩家
 之驛達彼已之懷

安生

生之於人物之至危者也。五行之物合之而有五行者。相怨以爲道者也。金剛木柔。水寒火燥。性好相反。氣靈相奪。強者侮弱。精者破堅。專者賊散。實者竭虛。昧者揜明。心肝腎脾。暫托父子。立其君臣。胡越爲家。仇讐與處。並持險賊。伺間而攻。君臣爲名。仇讐爲實。父子之恩重。則君臣之名立。父子之恩輕。則仇讐之實興。四方者木以爲生。火以爲長。金以爲衰。水以爲寂。百年者幼以爲生。壯以爲長。老以爲衰。死以爲寂。行東令有父子之恩。行夏令有君臣之義。行西令則仇讐之作。必於此時矣。不能防者。不待時而作。故生所爲危也。書曰。陰平陽秘。形志以寧。人之所有餘者陽也。所不足者陰也。陽實

而陰虛陽常悍而不可理。陰常弱而不可起。陳霽春日哀哉。人也。火焚而死。今以兩木相摩。久之得溫。久之得火。七情相摩。甚于兩木。陽火熾然。獨用五行。金始被傷。無以子水木欺。金弱往而害土。齊荆相攻。宋乃舉曹造。攻在火。受兵在金。二者為難。震于其隣。失母不滋。害凌于子。受制自困。飛禍于土。載地之物。水土為常。土為元母。水為之祖。土之常制。居中以養水之常制。居底潤化。二者大氣。大氣既弊。五行將息。火害已遍。初及其敵。既其反覆。適敗所托。奸臣滅國。恒自亡矣。夫五惡同事。得和乃處。內得其和外。得其平和。平理成。生乃留。止和所以失。皆責其過。或過于外。或過于內。過于外者。六氣之入。與其飲食人之不精。先投所家。木類八肝。金類合肺一。

經受之。傳於餘經。間傳傳生。七傳傳克。傳生之類。毋得毒味。以養其子。傳克之類。譬虎被毒。鏃怒而搏。不盜賊已發。引連怨家。傳生者。輕傳克者。重過內之事。獨于七情。與其思慮大喜者。心系緩弛。心緩弛則氣解。散氣解散則心自傷。大怒者血騰溢。血騰溢則氣拱急。氣拱急則肝自傷。大憂者志趣下。志趣下則氣閉塞。氣閉塞則肺自傷。大恐者神失處。神失處則氣掉動。氣掉動則腎自傷。多思者引急。引急則氣來。聚氣來聚則心脾自傷。五者之來。思為無已。撮緣外象。取景為實。以故為經。轉而測變。喜怒憂懼思。與謀多智之物。常以思害。蘇子曰。思之于人。微而無間也。故曰。怵惕思慮者。神傷。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正。因悲哀動中者。則竭絕而失生。

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傷憚而不收。數者之來皆害。和平與內與外。朋來狎至此。生道所以危。夫人者非物之類也。物之生天地之有也。人者已之有也。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立其君主，生道從矣。是故謹其門戶，嬰其出入，迎其所可，却其不可，利害居先，情欲處後，以制五官，喜怒憂懼動之，以數與之以少，毋與以多，以治五志。天有六行，爲人之利，爲人之害，備其害，樂其利，此天之所以能安地之所能養也。以治天行，夫氣者神之所常使也。形者氣之所常制也。神之使氣，氣之留形，守之以法，身乃常存。故曰：心治者身治矣。心治者國治矣。國治治生所托者也。身治治其托者也。此養生之要道。黃帝

之所以百年居世去而上神也。

內經丹訣綜旨括要叔夜養生未足語此

神寄

體之于人親無如矣。突有眇焉寒暑漸于肌膚之中。留處脈理之際。心猶不知也。待病有形。徵然後知之。體與寒暑相受。相受者其相知矣。體之所知固不害其心之不知也。目之知幾于心。然物入目而不至心者則時有矣。如懸鏡然。過者不擇而皆受。目雖受不害心之不受也。四體之動。心之使也。今脈動不時。休心不與相知。脈之動不害心之不動也。由此觀之神與體常分之物。相寄爲用也。明矣。今日神形一也。必以相領之速。天下之甚速者。尚有矣。弓矢動于手。速知于的可謂于的。有一乎神之在身。如旅客之依主。客之體主也能悉。徒托之甚也。然而常二也。非二之時而二也。

神形離合二氏辯之詳矣心體之証當下甚明

愛神

神者善因物者也。物形所可神隨用之。今夫目黝然而黑，瞭然而明，黑也。所以居陰也。明也。所以窺陽也。神附之與為視也。今夫耳窾爾而空，靜然而無作，靜也。所以待也。窾爾而空，所以可投也。神附之與為聽也。今夫鼻長隧而孔下，宗氣循以出入，孔下所以受升者也。宗氣循以出入，所以能求其類也。神附之與為嗅也。今夫舌肉現而疎理，居於內外之間，澤以津氣，以為其靈。津氣所以合滋味也。疎理而不皮，居于內外之間，所以知也。神附之與為味也。今夫手足筋聯而肉裹，節腕以相續，腕之相續，所以利屈伸也。筋之綴也，以引也。神附之與為提與步，故形之有妙，皆神善用之也。形所不有神

不可得而用之。故神以妙形。形以囚神。若拘者之處。圍也。上得竅則瞠然。睹天矣。下得竅則塊然而睹地矣。穴其四方。則雜然之物。當穴者見矣。夫拘者之能見。豈此哉。有以束之也。然而突有毒虻之氣。從竅入也。則所開猶為害之門。故曰。形體拘我。形體禍我。而愛之者不已。所以留拘蓄禍者也。嗟夫。神之求出形也。甚矣。苟有竅焉。則循而往也。故君子寄用之。不去寄也。固不取寄也。火在籠中。籠者火之利矣。夫籠豈火之利哉。

此于薪盡火傳之說。更為一番莊郭蘇詩。曰。雙手自遮瓶。裏雀四蛇深。齧井中藤。形囚神寄。可危可嘆。

全明

天下之不可盡也。天下之固不可盡也。天下之不可畢知也。天下之固不可必知也。不知之者是也。必求知之。愚也。求知而得。愚是求。愚非求知也。燃燈小室之中。煌然着之。四壁就之。可以細書為蠅足。馬駘之文。燈之明。有止用之。以其所得至而止者。不傷其明。人所以謂燈明也。懸之中野。其明敗矣。五尺而希微。有暈去之。十尋與夜色際矣。近不可別。然否遠不可以定。有無然則雖曰燈。未嘗明可也。燈非兩也。功所以異者。散奪于曠遠。不能如向之自全矣。今不務為可知。以全其明。而務于不可知。以敗其明。此亦愚之所以有智。智之所以成愚也。夫天地已自覆蓋矣。鬼神已自沒匿矣。物固以其

多藏矣。物固有以大藏矣。物固有以其遠自藏矣。東望日出西望日入。目固有止矣。能見分段之形。不能見虛無之形。明固有隔矣。托于細眇者。目固有不入矣。必強求而意知之。強求而意言之。吾雖知之人。能信之我乎。人雖知之。吾能信之人乎。不可信謂之疑。說疑與暗。固爲類。是未離于不知也。邵子曰。天何依依于地。地何附附乎天。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此求知天地者也。求知而不得所信。姑以若然可已之說。慰其心。甚有似王元澤之別麀鹿也。有獻麀鹿者。同園荆公問元澤曰。何者麀。何者鹿。元澤誠未別也。對曰。在鹿旁者麀也。在麀旁者則鹿也。此爲說成矣。然何損于不知。天依地。地附天。此亦

可謂能成其說者也。形果有涯。氣果無涯也。大小之分。將若山與垤。又何能以至大依于至小哉。無則無極。有則有盡。以爲有盡。則又當求其外。姑以氣之近虛無者爲可以寄其無涯之說。而依之爲竟論。故邵子者。求知而不得所信。姑取說之。得成以自慰者也。夫無涯者。不得知之別名也。今近循之。四體之中。口不知所以能言。言不知所以萬化。目不知所以能視。視不知所以傳心。血氣不知所以推行。飲食不知所以消息。五臟六腑九竅。不知所以相及。靈樞內經中藏甲乙能言之矣。然可以其說自了自盡乎。如物量有十。或知一二。或知五六。不至于十。則同于爲不知者耳。彼能言者。亦及影而止者也。又何損于不知。又何得于知。然則在身之不可求。又

何及遠矣。故知之。所盡盡於不知。管子曰。水之已涯。無水者。也。知之所涯。亦其不知者也。何謂聖人止之者。爲聖人。吾不求知。則彼之事賤矣。我不求知。則我之知全矣。昭以還昭。昧以還昧。昭以還昭。昧以還昧。謂之知昭。昧以還昧。謂之知昧。是故日月。知其有明矣。風雨。知其爲潤矣。雷電。知其震動解散矣。飲食。知其養生矣。常道。知其定生矣。倫類之人。知其輔生矣。天。吾知其蓋矣。地。吾知其載矣。天地之外。吾知其不測矣。鬼神。吾知其無倫矣。多者。吾知其不可計矣。深者。吾知其不可探矣。微者。吾知其不可辨矣。變者。吾知其不可定矣。然則孰爲不知者哉。知也者。精一之物也。驚于遠者。不得用于近。苟不得用于近。以其不知。累其所可知也。止之。不過者。所以獨觀也。

知其不可知。而置之者。所以處逸爲大也。故還之。不知者。真知者也。其知者。真無知者也。山居之農。出之江潯。將渡。使其子測水。其子還報曰。得之矣。水之上。千里皆平。其下。不可知也。故不可知者。山農之子。之所以知水也。有問鬼之形容者。曰。鬼之狀。若鬼。曰。睹鬼乎。曰。鬼自有類。鬼之類。必嘗睹鬼矣。夫以鬼之狀。若鬼。此其狀鬼也。必其肖者也。有以知其肖也。必不可謂之不肖也。知無真于此。意只教人守已。反約耳。文却恢奇。變蕩。

安近

聽遠者唯恐不聞。不知不聞之適善也。視遠者唯歎不見。不知不見之適善也。測未來者歎不知不知之適善也。養壽命者歎不長不知不長之適善也。耳以辭遠故得恬于近。遠近盡聞。近不獨疾也。遠不獨徐也。洶洶然如怒風之皆至。方將掩耳求息之不得。又可以理其聲乎。目視百尺。然時至。關市猶苦雜沓。其不終安多見也。必矣。今日力所止。太虛存。其端此亦人之適得也。人之智慮能觀往者不能觀來。其求未來如測虛空。或之此利乎。或之彼利乎。此人之所苦。然設知之。是吉凶先見也。趨之。違之。趨違皆是趨違。皆非抑何以爲行哉。吉先見急欲之。急欲之則日不紆。日不紆者失其目。

前凶先見則先憂之先憂之則是禍短而憂長也亦失其目前夫往者可為思也不可為憂樂也憂樂之所多必在方來故天之不使知來也則其安我矣又何為求之鬼神請之卜筮必以相索哉今養生者唯恐術之不工年之不長矣然苟得之又以何樂所樂妻子也兄弟也朋友也百年之後妻必去矣子之子之于我也必簡矣數世而下之人其于路人未必大有以異安能得其情而樂之同輩之人皆為土壤少壯者不與為類則是孤存也古人有言曰迫生不如死故耳聞所惡不若無耳目見所惡不若無見合耳目鼻口不如無者是。不如無生也。然則長年何為哉。而不自其有相愛者之時而去。及樂以終而必迫于慘惻也。不亦愚乎。宋王禪位于齊。

王琨哭曰人以壽為歡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頗見此事嗚咽不能已以琨言之彭祖之苦也甚矣其歷興亡也多有矣故曰遠聞者不如不聞之適得也遠見者不如不見之適得也知未來者不如不知之適得也千歲萬歲不如百年之適得也故人之所有皆所以自給奉也其所不有皆人之從得寬也有不見而見者可理也有不聞而聞者可恬也有不知而適知者可享也有不盡而其盡者可足也君子無求多于已無求多于天無求多于物其適如是者君子皆已為可矣。

秦皇漢武志求神仙唐人詠曰非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夫聖人齊殤彭忘物我墮肢體黜聰明無窮之意障道千

里此安常守故自是學道之言

務忠

有賢君則治無賢君則亂有君則治無君則亂治則民生美
 亂則民生惡雖無賢君猶愈其無君不治之中猶有治亂之
 中不大亂不大亂則人類猶存也故君者人之所務立也忠
 者所以立之者也五代之時天下爭于君當是時民之死亡
 者不可意數僵越原野以其膏血為草木食者數其地壤之
 長短而已戰伐之事不歲書必日書月書也爭于民君則治
 之爭于君非君自樹也然則忠臣之功乃效於此時矣臣無
 忠志以不能立君是以極於此也由此觀之忠之為術所以
 樹君而生天下之利公愛天下之道也賢者之所務也非獨
 若此也又以報賜生者父母之所與天子之所保自父而祖

以至會高皆鹿于有君之力百傳以及于身此其有功如天
 與地無私與而有公惠明不覩而陰受之故忠者所以報也
 為父大父報也非恩此君但恩君也非恩賢君但恩君也賜
 我以公報之以公知君而已不在其人此忠之義也凡忠之
 難亦以其公公之義寬寬者非所獨切也道之在眾者必相
 委之且夫仁者生之所稟天之所與也父子者生之所連天
 之所立也義者生之所稟天之所與也君臣者非生之所連
 非天之所立也此句未是以生之所有用之生之所連動之而是耳以
 生之所有用之人之所立用者亦受薄于所用去分必十之
 五矣何也所用之半無籍焉故忠主之義必于賢者賢者知
 大常人知小知小知其私知大知其公能以公義取有君故

備於其扶立之術也是以作功要其國律陳言入其至精妙
 害有怵惕之心在患有死亡之志如是則君勢濟君勢濟則
 國法行國法行則民生定此忠臣之力治安之所始也夫百
 姓蚩蚩責其什一以供上務忠之屬也不求其盡與有而已
 先王之世草木牛馬猶使為忠於主而況人乎

人知忠以為君不知為君即所以為民然則五代十家紛
 紜流血正坐長樂老子多耳李溫陵乃曰功在生民直令
 君民兩截千古不合不可不亟持此說正之

本教

先王之為祭祀也。所以崇本教也。故不可不嚴。必慎修之。慎事禰廟。是子道之後節也。慎事祖廟。是代父志也。故傳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追云者。養有不及矣。猶陳物脩禮而尋其後云爾。繼也者。明不可絕云爾。家之督長。父祖有不存矣。長於我者。有不存矣。欲孝無所賴。以為之。欲弟而無托也。人道不可無事也。人不患不為人。父患不得為人。子不患不為人。兄患不得為人。弟徒為人。父與兄。則慮無所事也。無所事。則何以唱教矣。不得父而事之。不得兄而事之。故寄之祖而事之也。以是為教于後之人。故家長嚴志以祀祖。考下之人。知之矣。必嚴志以事其家長。弟必嚴志以事其兄。子必嚴志以

○仁○孝○無○已○等○間○

○括○出

事其父。僕必嚴志以事其主。皆樂得人弟而為之也。樂得人子而為之也。樂得卑下而處之也。故祖宗者家之所從始。祭祀者道之所從始。嚴祭祀者教之所從始。不教祭祀無本教也。百行皆廢不可問也。故曰不知者以為鬼事也。知之者以為人道也。此之謂也。凡祭不可不循故。循故者嚴所自來。使能謹守之也。是故禮意能自解矣。度數能自處也。然使擅為開置。若有不可者。以非祖宗之所傳。恐祖考之不能享也。以制禮之權自予。則心輕而不畏矣。司士賁告于子游曰。請習于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所以譏子游者。以專斷禮也。所譏專斷。以有輕心。非嚴禮束志之義也。故為禮在盡實。不在易舊。

兄弟

愛父母則親兄弟。兄弟無恩紀。是父母之孝不篤也。木之本大者分枝之地。不得頓小。猶有大之餘。夫弟者亦孝之餘矣。親親故必弟長。尊祖敬宗。故必睦族。上及之數。下及之數。旁及之數。也。皆相稱而至者也。愛之為道。相屬以至。兄弟不愛。斷其中屬之路。無道及。任姓矣。任姓不愛。無道及。羣從屬矣。如是而能交異族者。無之。有此者。偽也。故不愛兄弟。是盡棄人群之勢也。兄弟不愛財。為之祟。其從來深矣。過在五行罪。自陰陽五行之情。同氣為兄弟。所制用為財。同類多則財敗。甲乙同氣多而損土。丙丁同氣多而損金。庚辛同氣多而損木。物愛所制用者。情必怙財。即忌同氣為子平之說者。曰是

比劫多財不榮矣。為卜者曰：此兄弟發財不獨入矣。卦命之家皆責兄弟以為損用焉耳。故情由陰陽事在人。世財必生。鬼殺鬼殺必傷同氣妻財也。財害同氣妻亦害之。娣姒之屬居疎以論親。負其床簀之愛。多為較量之言。非有怡怡之義。不勝多奪矣。夫貧賤之家兄弟相待。協勢比力。然後可以為全。故勢常親者利在兄弟也。富貴之人勢地相忌。害在兄弟也。故義不獨立。情不獨行。皆恃有利人善取兄弟之利。則可矣。阿豺有疾。謂母弟慕利延曰：取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更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也。阿豺曰：女知之乎。單者易折。眾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夫人以兄弟未足尚求朋友。內弼外弼。然後有勢。惡有近。置其親者哉。古者諧

侯有卿大夫有貳宗。士有適子弟。庶人工商皆有分親。以相左右。譬之足也。以二而立。代為動止。一守一取。以致千里。獨存其一。是使踰蹕而行也。

愛兄敬長為體言也。閱牆禦侮為用言也。周公其有憂患乎。此亦多半屬用。正為衰世言之耳。當思立說無可奈何之想。

比劫多財不榮矣為卜者曰此兄弟發財不獨入矣卦命之家皆責兄弟以為損用焉耳故情由陰陽事在人世財必生鬼殺鬼殺必傷同氣妻財也財害同氣妻亦害之娣姒之屬居疎以論親負其床簀之愛多為較量之言非有怡怡之義不勝多奪矣夫貧賤之家兄弟相待協勢比力然後可以為全故勢常親者利在兄弟也富貴之人勢地相忌害在兄弟也故義不獨立情不獨行皆恃有利人善取兄弟之利則可矣阿豺有疾謂母弟慕利延曰取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更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也阿豺曰女知之乎單者易折眾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夫人以兄弟未足尚求朋友內弼外弼然後有勢惡有近置其親者哉古者諧

侯有卿大夫有貳宗士有適子弟庶人工商皆有分親以相左右譬之足也以二而立代為動止一守一取以致千里獨存其一○是使踰蹕而行也

愛兄敬長為體言也閱牆禦侮為用言也周公其有憂患乎此亦多半屬用正為衰世言之耳當思立說無可奈何之想

婦事

女子婦人陰小之情也。使孝其父母，固不如丈夫男子矣。今使舍其親而事人之親，因夫之義，得其連屬，既無根本之愛，徒恃分義而責，是以意常薄于所事，情不可以克禮。其賢者止於聽順，不肖者或以反唇，所以結其歡心，動其至性者，貧賤之家常恃恩以感導，富貴之族常假禮以結綜，恩亦有盡，禮亦有止，或相應以從事，有不關神情者矣。夫父母得子之○子○不○聞○此○言○孝，不如得之婦也。子有去左右之時，婦則所同朝夕矣。飲食衣服供于婦人，節有無之數，時疏數之養，子之不能及者，必多。婦不孝，則無內養也。夫婦人無本情于翁姑，而有狎情于丈夫，猶有其情者，是可得而用之也。故孝子之事親也，喻其

意於婦而已。婦能事父母，則悅之；不能事父母，則不悅之情不在父母，而以私來者，則不受其情矣。婦不可以失夫之意，必知所以取夫心也。孝子賜子弟，婦妾必使出於父母饋遺，隣里亦稱父母之命而遣之，日使恩有歸也。夫以一人愛不若得多人之愛矣。故善孝者不獨孝，尤善取人心，善取人心者，廣孝之道也。吳元中幼孤，母孀居殆三十年，吳娶婦伍氏，成恩之後，爲語姑事，曰：何以謝姑？徒可得報于子與媳耳。語及則隨以淚，伍感此意，與吳表裏營養事，雖貧不缺美，供姑病，伍亟禱於神，割股以藥，得愈。伍亦無所苦事，微聞於外，伍恙曰：何可使知于人？我報有此名也。伍可謂至心矣。亦喻于其夫之誠也。故能喻其意於婦者，此教婦順之道也。

意

列女傳女史箴皆從婦道起見者也。此從其在夫刑于之效，可謂得本之言。

防患

防病與治病同所至也。然不可以治病之藥先服。以防病治病之藥先服。以防病藥必先爲病矣。今爲冬之且寒也。先時而燎火。不傷於寒。且傷於熱。必也。故防患之爲道也。處於平而調之也。救患之爲道也。取于偏而反之也。偏之於平也。遠矣。武帝懼後世之有□害也。日用兵以爲故慮。弋鈎之用太子則先殺之。夫慮之是也。攻之與殺皆非也。皆所爲以救之之事備之也。人有防火者。日以水沃其居。淋漓浸淫。其苦水必甚矣。救火在於得水。防火之道尚在於火慮。事之弊尚在所慮之事耳。遽求之於異類。焉非也。唐肅宗之事類。此肅宗憂將帥之強也。以宦者監軍。病不在將帥也。乃在宦者。此

亦先求異之過也。里有富人而憂貧者，聚麻履數困，以為貧日之用，貧尚未至也。微言精神已召之矣。卒為人所惡，因事碎其家。天下之事如此者，豈少也。

其立論也似子瞻其歷歷取喻也似子瞻其筆筆轉換也似子瞻真子瞻文也

善惡

天下有賢而盡無不肖則可乎。曰：此不可也。國之兼有賢不肖也是天之所以為高山深淵也。是故有賢以居善有不肖以禦惡。惡不可以賢者處也。則不肖不可無也。頭之於我也亦賢甚矣。顧其地下莽莽墳填汗穢而崎側將有足以履之耶。將可以頭履之耶。夫措之非所者非也。無之不可也。今有喬杰悖劣之人錄為奴隸以處汗穢亦載上之器也。置之邊陲以當崎側犯患之具也。此其為履之任也亦宜矣。又安取必無乎。故家有愚子可以處勞國有奸民可以塞險先民有言曰：我必欲生賢子不肖子又誰生乎。夫子之於我數寡矣。猶不妨有不肖。况天下乎。此天之為我生足也。議其所處而

已矣且不觀於偷乎。賊爲偷，抵法得解矣。復爲偷如故，此何也。獄之中不可以無實，此生而爲獄，克者也。天蓋使然。

卽古人使貪使詐及竄四凶以禦魍魎遺意，但一出其筆必新穎可喜。

一化

物固不窮于少，必窮於多。多者亂也，少者化也。水之德，波來者不計所異也，繼之而皆以波，應風過之，其波沓沓然，石投之，其波沓沓然，突有鳥拂其上，魚吹其下，曾是纖纖者，波輕重之以與適，未嘗失分也。雖有萬變殊形之動，水獨得其一。波水未嘗勞，波未嘗盡，兼來比至，先後而疾徐，故農夫之爲田也，取於一粟，然克然而萬用已周矣。工人之爲工也，取於一器，然克然而衣食之物盡存矣。上之以養，下之以養，內自其身旁，給四方室廬車牛什器，利用皆以一化，不得其窮。其窮者一不足也。馬必任蹄，其以馳驅至遠，鬪爭犯患，觸之皆蹄用也。犬必任口，其以索求飲食，張設威怒，皆口用也。象必

任鼻其以攫取吸引碎靡萬物皆鼻用也鰐必用尾其以卷
取帚擊動跳波濤挑拍砂石皆尾用也里之鄙人多巧而數
變始爲農不樂曰是不足我所去爲匠匠有成矣日終日持
斧鑿鏗鏗橐橐會不足糊十口去爲陶久之日勞業也不如
食於智之逸也更爲醫已更爲日者里人之術幾徧然一不
誠拙幸有裕君術藝多有然不得藉少焉之功或者多之猶
不足乎其一之更足耶故里人知窮而不知所以窮故爲天
下。一。而。足。也。爲。身。亦。一。而。足。也。爲。道。亦。一。而。足。也。一。之。中。有
化。化。而。萬。物。備。不。一。不。化。將。以。萬。備。萬。也。然。則。終。身。無。以。全
矣。漁者謂獵者曰子之魚過足雖然何取米蔬漁者曰我之

田圃在深淵之下作者皆在十指之間我之不得魚是爲年
饑憂有所在矣不在飯蔬今子以子之鹿易我之魚爾入山
而得魚我沒淵而得鹿持以語人疑之爲神駭之若鬼然固
有見事矣此之謂變化

全以引喻成文大旨隱躍其內此正子家之體骨氣尚在
郁離之上

性命

一曰物之吉凶生死皆以其性自為其命弗可奈何矣。今夫蚊蚋生資之微甚也。性所欲者物之津濡濕液。所求者幽翳之間。以是二者貪與人近而死於掌指之下。縻滅而無存質。留形不必問日月推星命求死狀也。性理如是已。今有人於此喜動作而樂儉歛。命必不貧也。其偷惰侈麗。命必不富也。險詐而無正命。必不通也。平康而衍易。命必不塞也。敦固而和靜。命必不夭也。燥戾而漂薄。命必不壽也。數者之來皆無造化性。以其質為其招。則徒性之取優耳。二為之名者。別之為命也。一曰人之不可能者。命也。其可能者。亦命也。孰使動而往往而之吉乎。孰動而往往而之凶乎。謀之于積時發之。

於一朝世之所謂我也而不知非也奄然而慮與合奄然而慮與違此有存其中發其機者也舜禹之王也非舜禹之能也其聖智也已非舜禹之能也其桀紂之亡也非桀紂之能也今有勤身疾力而富者謂富之來在勤身疾力然勤身疾力者誰使也命當貴而後性好修當吉而後性好善凡性之所為命用之矣余應之曰兩言者皆是也亦皆非也吾又安能知性命之先後哉其性為命與與命為性耶求立其在我者也我用性性用命夫能兼之善惡者性也必之善者是我也雖然安知吾之求自主者之不為命乎吾所謂姑自與權者也

知性知命兩知字下得極的確然關捩却在盡心盡心者所謂自與以權也聖賢之言不差分寸如此

財害

君子非不欲財也其欲之與人異欲其易求者也欲其易足者也欲其易守者也欲其得之可安人不厭者也後身而為務以其四體養其四體欲多則疾力為之欲少則徐力為之多少從心為量無制之者是不易求矣乎其妻子分事而作交事而食食取當於輔形骸衣取當於應寒暑室廬取當於禦風雨長欲之奉以為害性也過身之養以為害生也計指會日三倫之人所待則有數量矣是其不易足矣乎其藏之也以無形兆上藏於天之時下藏於地之澤內藏於身之心與力今歲用之來年復從此求之不得其盡巧者不能窺其室而見其處强者不能劫而奪也其篋櫝而存者則非然

不足欲矣。故終世而不與盜賊為讐，是其不易守矣乎？以身所出為所入，食不愧飡，形不慚衣，是其不倘然可安乎？我無求於人人，亦無惡焉。其所與處，皆相與若手足之在身，委然可安也。是其不在我，而人無厭矣乎？今富室之人，非能以義厚也。商賈設巧而孽財，以已之少取人之多，常處與人爭之地。與之者之情固甚惡矣。士居官而取祿，功不償罪者固多也。然而苟然自飽，幸王人之未甚責也，則竊者也。其承筐而來者，常以名與勢權物而致之。來者皆有冀也，受者未嘗不徒然。然則所得者人之悔財也，智巧之所招，鞭笞之所責，必有其事矣。篋中之藏，皆所剗心腸腎肺也。此數者犯心之所不可取人之所不樂其來也。無坦路是其求之也，甚難矣。其

可當晨鐘

多致也。非以養也，以裕欲也。非以為今也，以為藏也。欲固可愈生而無量，藏之數不可以計算。然猶多聯不親之人，厚崇有餘之勢，將何以為距限乎？是其為難足也。甚矣多立可欲之資，眾貪之生也。自此始此巧謀，所以作劫請，所以起易日。慢藏誨盜，盜之來也。如訓令而使之，夫人之不見，可欲皆君子也。卒然有不肖之行，富固教之矣。一人得富，四隣失行。然猶以一富處眾不肖之間也。是其為難守也。甚矣人盡人也。作之者數十百人，養者一人，可曰無傷乎？是其為不可安也。甚矣人之惡富者也。猶行地之惡不平也。小者為垤，大者為丘。固錢鏹之所事，是其人之厭惡也。亦甚矣。古人有言曰：蘊利生孽，財之所積，未嘗不散。及其散時，為災甚大。如虎之在

○聯○得○奇○

此言人事

此言天道

室及其求出必有傷也

龐公躬耕鹿門景升曰柰何不為子孫計龐曰人貽子孫以危我貽以安真是通盤打筭之語古來高士躬耕灌園磨鏡賣卜又孰非通盤打筭者乎後世英雄如平泉木石尚只所見眉睫而已何況石崇王愷等輩也

儉施

儉財之德也奢財之刑也奢者與財為仇矣廣物廢器以足意志宣示光耀以競高明此財之所不處也奢儉道之兩行也各有德行以為所當故奢法所以用仁儉法可以用禮用之有所皆道事矣章老約已好施嘗曰吾使仁儉兩端相與而多損已之施施之厚也裕人之儉儉之美也故施等於人而有倍量之施儉等之人而有倍量之儉者相併而深也故富不用仁即不可更訓以儉財者流行之物也積而不散人何以待其下流侈者好興作多回易因此得流其積亦貧者之利也財積而不得散或為殃而後去之使富而但以侈出財或亦富人之利也夫富者貧者之主也大者庇小高者蔭

下此天之道富不憐貧失天道也宋有貧者踵某公之門而
謁曰公負我錢主人不知也請者曰昔楚有失衣過令尹曰
盜衣者子也令尹曰惡有令尹而盜人衣者乎曰子為楚相
而國有盜責有在矣非子盜而誰哉今我與公隣公有餘而
我不足是為公負我物也故施貧非富者之德也實有責焉
耳

此理與貧人說無益與大人說恐不信然則當告世之貧
人必且為大人者

得失

天下之多失得也我欲無得而無失也可乎曰不可有物之
類乘失得為生也久矣欲全得而無失則可乎曰非智巧之
所爭也一陰一陽天道之常一失一得人道之則未有免者
也然則有全得無全失則可乎曰可曰何以其可也曰凡得
失之論兩也其得是也與其得利也其失是也與其失利也
措事於義之所可亡於義之所不可然猶得利是兩得也不
幸而犯患其不失是則在其前矣少自取安焉此之謂無全
失也故事之後未未可以必計也推義而行之以為其可以
得也然而未知也其未可以必之理均而以棄義從邪先多
一失不可補矣子列子曰今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得

亦中亡亦中。今使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得亦中亡亦中。然則量與不量，慮與不慮，何以異？故甲之為行也，心是則取不測所利，心非則已不測所害也。曰：天道之不與吾事也久矣。乙之為行也，數義而前，逢福以信義得也，逢不善以為義之為類也。曰：善不善之取利害矣，不失一髮矣。二人者為道不同，其善自取得則一也。是以同行於憂思之途，而獨餘具賢。

違天亦罪，違人亦罪。是誠龜策之所不及知者。固知與臣言忠與子言孝，正君平善于賣卜之法，一咲一咲。

權存

桀紂貴人人不賴其貴也。盜跖譽人人不賴其名也。有勢者必榮人，以爵祿無位而處下者必榮人，以名聲以得之者為利也。然而貴之人欲去之，譽之人欲辭之，將為不重不尊耶？桀紂非乏高爵貴勢也，將以為言不美說不腴，即盜跖非少便口利辭也，然而榮之不成，榮者何也？桀紂無本以貴人，盜跖無本以譽人，故貴非獨爵譽非獨美，出之者為之，質今使有擯於桀紂者，世未嘗以為不肖人也，或且賢之，有毀於盜跖之黨者，世未嘗以為汙士也，必且異之，榮辱之出人皆受其反者。是桀紂終身無貴賤人之權，盜跖終身無毀譽人之柄也。王烈居鄉有盜牛者，事泄曰：乞勿使彥方知，此真可以

口舌辱人者也。李元禮以名教是非為已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以為登龍門，此真能以身榮人者也。今使位下於李膺，勢劣於王烈，處草舍土壁之中，以一身為勢，然而行誠有章，表義誠有效，事何遂不可爾也。人言匹夫不如天子者，為予奪榮辱之權存，匹夫不與也。今桀紂與奪人人不受實也。是天子而權不存也，權所不存是乃非天子也。李膺王烈在下位而人美其所稱，醜其所詆，是為下而權存也。權得於予奪榮辱，是乃非下位也。由此觀之，德者權之克，而權者人所自為也。天子匹夫實有以相質矣。

工於標榜彥方元禮之言

托已

理者天下之所公明也。小人亦知之，然資以責人，取可為說耳。故理以責人，利以私已，理以責人是使天下為仁義也，使天下為仁義，使天下為施而已，得受其來也。使天下為正而已，得便其往也。故小人之便仁義，便其在人，便其在人，便其利之適已也。故小人巧矣，然不可遂者，為不知反復也。人皆相似而為心，我利人以仁義，人必利我之仁義，利我之仁義必害我之不仁不義，自利者仁義固不存。天下之大，不利有者也。以天下不利我，其為不利大矣。來而日多，不可以盡之。唯君子能引理以與身，推利以與人，非慮不在身，失計之甚也。自托之至也。如舟之在水也，人力不大於舟，然能行舟者。

以托水也。以篙送。以槳撥。力之所為者。僅耳。水以其虛且動。者藉之。故力一而動百人。亦以人心自藉也。得人心而藉之。未往已有啓其途者矣。將行或有除其路者矣。故君無自利之術也。能使天下利之。使天下利者。與自為利。可論多少之數哉。然則君子亦使天下為仁義也。與小人無以異。然君子能使之。小人不能使也。

即躬自厚薄責人註脚

留書雜語

禮樂之道相由也。禮者樂之所從。生有禮則措物有所措。物有所措則恬安之恬安之必怡然有喜于心也。洒然而知于面目也。則雖無鐘鼓竽瑟之具。可謂志有之矣。夫鳥得食而豫則响爾而鳴。樂者鳥獸之與有也。而况于人乎。故農有三時之成。賈有侔本之息。工有當時之技。則相與修其時。蔬潔其酒醴。羞其父母。長老而响其愛妻孺。子喜不可已。已則操兩手以節張口而鳴。鳴故塗有謠。里有謳。非使之也。天與性者。居中而動之。由此觀之。大小之樂皆有來矣。凡人之樂也。所從來者淺矣。故淺寄之而足。若夫君子之樂也。蘊積義理而生也。樂精而寄粗者。則不稱。不稱則志不慊。是故必求精微。

者而志之傳以雅言。協以韻調。治以六律。輔以金石竹革之
 高。所以盡法。若此者。盡精之事也。故庶人之樂。從質而足。君
 子之樂。致文而足。質文之音。詳略之數。應所從來而不歎。則
 高下之分。皆得之矣。
 耳者。聲之牝也。所出以所能入。為度相對而起者。可以此知
 彼。故樂耳之養也。善者反耳。以為為度耳。所不受。不可以為樂
 耳。所不加。不可以為樂。夫雷霆之响。非不彰也。人未有取而
 樂之者。猶將疾掩兩耳而拒焉。何也。耳不容也。蚤蠅之類。非
 無聲也。人未有取而樂之者。其聲可與其類接人之耳。不能
 加也。研石裂瓦。非無聲也。人未有以為樂者。以其危厲也。孤
 鳴鬼嘯。非無聲也。人未有取而樂之者。以其悽苦也。崩垣頽

崖。非無聲也。人未取而樂之者。以怔忡也。故至大非所受也。
 至小非所賺也。至清非所安也。至濁非所快也。唯中行為可。
則捷之筆以解圓最妙
 故聲者以耳斷也。自其非大為小之始。自其可及為小之盡。
 自其非小為大之始。自其能勝為大之盡。自其非濁為清之
 始。自其可安為清之盡。自其非清為濁之始。自其足歡為濁
 之盡。小大清濁四際者。皆以耳為畔。而不失其名。則此皆樂
 之中音也。故譬樂之有中央也。猶禮之有中央也。天地之間
 者。謂之人大小清濁之間。謂之樂厚薄長短之間。謂之禮禮
 樂熟。美人道成。備謂之君子。
 樂之為道也。多助以為美者也。今夫與人言者。稱義若一。然
 使聲响給捷者言之。必易聽矣。使响濁舌強者言之。必不足

聽矣不聽則說不行而言無謂也樂之本亦言也以爲
 不足聽故擇雅辭而奉之又不足也故比韻爲節而會之又
 不足故歌咏而遂暢之又不足也故八音以極之又不足故
 舞蹈以貌之故韻樂之細也鼓鐘琴瑟樂之全也義少而音
 多者入之之意多也舉義正故稱辭雅稱辭雅故用音淡音
 和淡故爲節舒節平舒故舞蹈而如揖讓數者以一爲不足
 故多之以相益要于表正義而已矣是以觀其舞能知其音
 聽其音能樂其辭樂其辭能用其義用其義能安其禮安禮
 而樂之能事畢矣故從禮而來反禮而止者樂之道也
 人主之聽言以已聽者也故能聽已之所有不能聽已之所
 無有魏徵說太宗十說而聽八九者其所言太宗之所有也

田祿伯以說于吳王李綱以說于高宗言入而不終用者其
 所言非吳王高宗之所有也陸贄爲憲宗謀事十言而聽三
 四者近有之者也故聖臣不可以事愚主聖臣而事愚主是
 與爲方圓道也夫近有之者聖人之所貪爲謀凡與言者其
 見已至是矣言者適投之則事之利獨見利獨見則從之也
 如恐夫之也見未至也然而可至也而言者開之雖見善矣
 猶若有待也如是則行之也疑其見必不至也言者獨說而
 強內之是事利不睹而害彰也必不行之趣矣
 用萬物者當有功于物而後用先與而後取其于蔬果五穀
 也原其糞土滋繁其類而後食之其于六畜也長其類而後
 殺之五穀蔬果固自生也人力不加不如是多矣其多者我

也。鷄犬牛豕人不為之主，必盡于豺狼狐狸矣。不能自存其能存其命而且滋者我也。猶且盡其壽足其量而後用之物，可無憾也。是何故非殺天地之所生殺吾之所生也。非害物自有之命害物不必自全之命也。然君子猶病之故日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生之而殺之是生其所殺也。譬之如刻木為神神已宛然矣旋斧斤以為薪成之不為功毀之重為罪故生而殺之者此殺不見生立物而什之者見什不見立為殺而生之者獨成于殺也為取而予之者獨成于取之也。

陰與與張宗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維與與厚善以為華而少嘗但私之以財喜怒者

已之私志也是非者物理之本分也。陰與不以喜怒代是非之處可謂能用公理者矣。

觀世善遇人所與游皆覆蓋之和厚而無忤所厚李舉長及與俱即推義直已又傷舉長之過舉長日何不以四方之心相待也。觀世日天下不肖者多矣我自向而往皆為人設行未嘗得一用已也。賢者之道唯可以行于賢者我之得君猶不與直已而行也。吾之行已哉。故治身立義當使人行直于我人不得直行于我則已之為人道途也必不坦矣。

偏目而視與兩目同功偏耳而聽與兩耳同功是知兩目但一明兩耳但一聽形處散而必離神在分而猶合性渺而難足也目微而難濛也。

人生後後馳而就死非安而受其自至也

細狹薄少四者類也人有之將去無為近矣是故君子簡物而存身簡身而存心求處其狹百物之來不攬援也求處其少好惡之數但有而已飲食居室衣服取勝寒暑却饑乏而已求處其薄寄志于針鋒之上出入有無之間求處其細也此四者將以從無而合真也雖未能至可謂及其涯矣身者我之宅也以身為我指宅名主也智者常觀身我之別而詰其是非曰我必無好味之故也為塊然而長踈而津者而求味我必無好色之故也為黝然而黑含水而有耀者而求色我必無好聲之故也為外有卷葉中穹然空者而求聲必無好臭之故也為兩隧而下俯者而求臭數者寸分之肉

惟相八識盡此矣

耳為是我也則窒耳塞目痺舌塞鼻之時數者之事亡我固別存也數者而非我也我何為滯止于此哉近我甚者知其所分遠我甚者知其所通是以寄七尺而不係其性也

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于先矣教子弟而可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義事不論于平日臨急不可索節也恩不殊異于眾人任難不可取時也地遠者非左右之人也勢相差者非一志之士也

草木輔其類而害非其類得類而生其所蔚然克然似其悅也失其類而併其所瘁然焦然似其悲也故得友者草木之即臭味何敢差所樂也

草木之生也下推上。故根之愛榦也。有滋盡以奉榦也。榦之愛孫枝也。有滋盡以奉孫枝也。枝之愛葉花實也。有滋盡以奉葉花實也。葉花實無澤于枝也。枝未嘗有澤于榦也。榦未嘗有澤于根也。故勢常順以去。情無逆而反也。是以物必易為慈難為孝者。生物之理也。

難○孝亦草木而已
二節皆有激之言

木枝多者不能長。何也。為其奪澤也。果實繁者不能大。何者。為分榮也。草木無知。憎其兄弟將不容者。皆萬物之理乎。是以求損物之薄。以益己之厚。求物之短。以益己之長。爭于氣澤也。

人雖盜賊無非仁義。詰盜者曰。何以竊人之財。鑿垣發櫝盜者曰。我以孝父母。慈妻子也。隣里之人。不如吾親之親也。損

精于盜師○一節

疎以利親者。輕重大小之道。今夫鳥處而高。魚處而深。取之者必以機。然而聖人不廢盜賊之行。將殺疎以媚親也。吾之所為。棄小義用大義者也。故仁義之說。推之不盡。則無以難盜賊。善惡莫得其處矣。

君子損貪得之心。以優取富。損自尊之心。而優取貴。損見美之心。而優取榮。萬物無定量。人心無定觀。求得不已。所以終身見貧也。好上不已。所以終身見賤也。欲省易足。為吾之富者。必易矣。無求上人也。為吾之貴者。必易矣。故所寡在內。則所餘在外。寡多之數。切齒而成也。

人之論人。皆存已。其中譽人以賢。無以置已之不肖矣。故不肖必好誣賢。多得人之不肖。所以寬身也。唯賢者為能廣陰

其類夫賢之藉賢以寧已也亦猶不肖之取不肖以怨身也故君子多譽小人多毀與君子言天下必多君子矣與小人言天下必多小人矣

使爵不足榮則天下不可勸也使爵足榮則天下之欲不可

得足也將使其亦榮亦不榮其輕之害帝王之權矣其不輕

之害處士之義然則有所而輕有所而重何謂有所而重帝

王者重之重之以崇獎帝王之權何謂有所而輕賢人逸士

者輕之輕之而以自隆其身輕重有所而帝王恃其利處士

去其害

物有下可以上上不可以下者力政共命是也有上可以下

下不可以上者名位爵號是也唯道德往來以為物其在

則所以教下也其在下則所以貢上也上不得道以教下君雖賢不得尊為堯舜矣下不得道以貢上臣雖賢不得譽為伊尹矣

有朝暮之身者有歲時之身者有數十年之身者有百年之

身者堯舜至性命為其物也性命者生死為其際也生之前非

吾所得而數也中間百年然而有同等之生而有相差之壽

者中所營綜生之前有所及死之後有所餘也然則百倍之

生者有矣豈獨長短相過之間哉日日月月之規等也月懸天

中明不可用農不得恃之以耕作女不得恃之以刺繡冬夜

之月不促于夏日之晝而無功與有功若此者日有倍量之

明也故君子之壽于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長于人者學問之

章柳州集

功磨礱之力也。明月在夜，人以斲然而寢，不有其時矣。故夜有六時如無有也。

言也者，身之陽也行也者，身之陰也。陽便善，陰便惡。故雖有汗漫險邪之人口，未嘗不稱說道德也。行以爲已，又未嘗不安從僻違也。

用人之道，當據後而論，毋可以前規者。也有成事在前矣，從後而案論之，是數一二也。是別原際也。雖中常之主，可以任材論官矣。用之其今日也，所遠斷者後事也。雖使堯舜慮之，林宗山濤視之，謂可期必然者，無有也。夫不用中主之所易而爲堯舜之所難，此之爲大惑。故舉之以功較之，以功以令治民，則以民考令，以正治屬，則以屬考正。以工治事，則以事

稽功以相舉人，則以人察相。皆據見事無虛責者。此用人選士之術也。

家無賢父，則不可復無賢子也。無賢兄，則不可復無賢弟也。不幸無上，不可無下。不幸無前，不可無後。爲國不然，不可無臣。益不可無君。無下之害，不如無上之甚也。家而無上，不如無下之甚也。

爲勤者，毋失目前之頃也。頃之前謂之古矣。雖智不能追附之慮焉。雖強不能追附之力焉。頃之後未至也。雖智不能懸與之慮焉。雖強不能懸與之力焉。故舍目前之一頃，而以前後爲心者，失前後也。又失此頃，如是不止，是終身無爲也。故君子寶斯須之事，居然有終身之勤矣。斯須實也。終身者要

事論功之虛號也。雖曰終身歷者常一頃矣。頃之不失去之數日。今在其往先之數日。今在其後。此務力一時兼有前後之數也。

聖人以禮養物。以禮飭物。以禮名物。其為養物。何也有禮以定職。則生之人必衆矣。非時不取。不成不殺。則物之生度必足矣。此之謂養本。上下小大各有分。天子卿大夫用多。士庶人用少。重禮用多。輕禮用少。不當于禮未嘗以物獨費也。此之謂養末。本者物之所乘而來也。其末物之所泄而去也。本嘗覆末而不可得竭者。此禮之功也。其為以禮飭物何也。以禮名物何也。使物仁義也。辭讓恭敬以奉之。忠義惠孝以號之也。故盡天下無非禮者。聖人之用禮也。遍矣。聖人之隆禮

如是也。盡天下之物無非禮者。聖人之置物也。尊矣。聖人之隆物如是也。

禮所以生人情也。禮所以節人情也。恭敬之心。人所常不足也。禮引而進之。愛好之心。人常所有餘也。禮抑而止之。故禮者具導止之二端矣。

家庭之接當。勉率禮節以輔持。天性能勉強則自然者。亦應之。夫許于義數者。非獨旌飭朴心。亦將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敬習敬。所以養愛養愛。所以成恩若朴鄙而無章箕踞。偃仰以蕩然于嚴親之側。親雖得親于我。不得尊于我。所以

孝弟者亦恃半而往者耳。故聖人多言勉強少稱天然。百貧成一富。故曰上有羅紕下有麻績。藉之衆薄取獨厚也。

可多享乎適分之外止其盈溢念此肥者盡羣瘠也我富矣
可以知遠怨之道矣
幸毋見富曰此所據者人之貧也我貴矣幸毋見貴曰此所

據者人之賤也故非彼無此君子念其成之者

人不信

貪者財之讐也凡貪必巧奪之人也巧奪之人則人之怨之
必甚矣貪必厚積厚積所欲人之欲之亦必甚矣使怨我之
人有欲于我則危奪之必速矣故貪者財之所不處也貪與
財相求財與貪相讐

人主以民故用人則得人必公矣以用人利民則民養必得
矣二者君之大事也而相爲正也何謂賢君曰無使人害其
五官五官之利匹夫能衛之托人君之勢然有敢戕之者不
能和也是故設之形容爲隱匿者兩手掩我目者也掩我目

者幽我者也設音聲爲疑說者兩指窒我耳者也窒我耳者
閉我者也浮游出沒爲佞巧邪亂以相疑悞者易我心者也
易我心者魘我者也然則一身之不救又何事爲天下乎故
人君無事利天下也毋使人害其身而已

旬季曰律已嚴者繩人必刻何者無情于中也自怨之人必
不厲物何者有情于中也

過已之言已不能聽必進其心而聽之夫進其心則以人之
意相索也雖然從丘視陵猶然信陵也從堙跂嶽何以知嶽
也心可愈進也所聽之言可愈高也愚者則必聽其所已知
夫既已知之又安用人言爲哉是故愚者不可以說不可以
說故終身自得于其愚堅存之以爲死生之質也智者則不

然愈智則愈求益已之言也。刀劍几杖戶履弓矢非能言之物也。聖人爲之銘代爲言也。代爲言者使物亦言也。物即無知其以形爲道也。與其以貌自說也。聖人假之以自精其蒙心。然則天下之人又孰不得投說其知哉。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夫鳥登高木而號此求聲以相益也。一唱一和謂之道。氣順志通謂之增情。鳥必有以相益人特未之知耳。言之來也亦天下之以聲相益也。汪錫予曰吾所與友有高行者也未若其多聞見者也。高行其自有也聞見可相告語矣。夫善不可餉人善之可得餉也則言爲將也。故善求言者與王者分天下矣。天下之有者萬物萬物之精者言也。萬物芸芸王者苞之萬善芸芸智者收之果孰大小哉。

事相因而明亦相因而惑。坐舟中者未嘗知舟之行也。觀于岸而後知之以止而知行也。此所謂相得而明。雲行月下雲行而西則月却而東從縫中觀行者左往而若其右來也。此所謂相因而惑。

注湯既中其氣上行者翁勃而霧然不得所止則散溷而無有其底非有翳微之形也。然置之几上少間若微雨之集疎密大小之有當者也得其所閉也。故物有函蓋則神化之所存矣。其氣之說。其可得存神養。其存。其養。其神。其化。其之。其所。其閉。其也。其故。其物。其有。其函。其蓋。其則。其神。其化。其之。其所。其存。其矣。其其。其漏。其露。其則。其精。其氣。其之。其所。其敗。其矣。其雨。其之。其能。其下。其降。其也。其則。其天。其之。其能。其上。其覆。其也。其天。其不。其密。其覆。其上。其行。其者。其越。其而。其散。其耳。其惡。其有。其是。其第。其第。其者。其哉。

天地有德人之能取之也。萬物有奉人之能受之也。古之君子寶安于常道。慎用于公法。居遜守約。力事從時。是以天能

覆之地能載之日月能照之寒暑能和之山川能樂之百穀
 草木禽獸之美能食之常道之不寶公法之不守危物而又
 與俱傷衆而又托焉然則禍害之來必雜矣憂苦之至必數
 矣豈能有得于上下之間哉囚者處于囹圄之中日月固不
 能明之也四時固不能和之也山川鳥獸之美固不能樂之
 也憂者慮于奧室之下而與物交于迫害之塗日月亦固不
 能明之也四時亦固不能和之也山川百物之美亦固不能
 樂之也天地萬物豈有私厚薄哉無以有之矣無可柰何
 三肉之饋進之君子之前厭然必有餘矣以飼小人狹然必
 未足矣君子以為舌舌之事三寸耳小人以為腹其長二尺
 六寸非二斗五升固不足以滿其空虛也故君子取于味是

其取精者也小人取于質是其取濁者也夫小人也又安知
 食道哉可嘆未知于舌而已越入其喉矣

人無欲則聖王無以成賢也取人之欲而給之取已之欲而
 損之而賢行成給人之欲雖愈多可也損已之欲雖愈少可
 也不得人之欲吾無以取人也不得人之多欲吾無以深取
 人也故一欲損益而道德已具矣賢名已立矣

陰陽之生不在多物稍有之事即成其氣故渡水于杵可以
 療膈鑿以千槌可治產難萬物氣性其相背反極于兩末之
 端原所由然皆以淺薄桂生而盡辛起于微辛苓生而盡苦
 起于微苦辛苦之生起于微氣氣之生起于微動

夫影以翳光而得如形之餘實與離異然針灸以取神工或

以起疾舍沙而射短狐容以中人是則去身之物尚亦關身在於迹而見踈存乎神而可切

卦命之術君子不甚恃也雖驗若郭管通陰陽之隔矣然惡其為鬼介紹也夫傷破陰陽之隔泄造化之藏者非鬼神所安將必害之

農取財于天地工取財于手目商賈取財于人取財于物物者說之所外也不以于仁義之數取財于人人者說之所內

也奪于量外而有傷仁之譏乘其所急而有傷義之刺矣故而况下為商賈者乎為商賈者四民之下也惡其徵利于人也

賢者處爵使賢爵相為榮也人母曰此貴者也而曰此賢者也貴以明賢獨見于賢不肖入刑使奸刑相為辱也人母曰

此刑人也而曰此不肖人也刑以明不肖獨見于不肖如賢者蒙刑刑不辱矣人不耻其刑不肖蒙爵爵不榮矣人不尚其爵刑爵均而皆有不足之實謂之失量

聖人之教天下也必自利為端使天下之利必以義得不可詐取使以義得是以利教天下之義也未嘗可以智取是以利除天下之智也以利教義從之必速以利除詐去之必遠人以知多而欲多受利害之質固深矣故生有甚樂死有甚

苦物則不然知少而欲少受利害之質已淺矣故生無甚歡無生之道帝釋所不能難也死無甚楚夫天之所制生死禍福耳而物之愚者不甚受使

天權輕也故愚有大力智有大苦體骨雖實我知其虛閉目冥坐即如無身清夜聽聲舉體皆

徹以此言之其中空也

先王之立道也各有所資資于其便故樂始夫婦閨闈之內
 資其歡悅之意禮始朝廟君臣鬼神之接資其敬忌之情各
 自其便以立其端而因以遍被至于均匝是以窈窕入而鐘
 鼓奏此樂之資始夫婦也朝廷設而憲命侈此禮之資始君
 臣也不得其資則為之不切行之不似非其情義矣
 凡前識者用其無心以忽然而得之心有思則有我人而不
 天凡思皆緣而求彼未來者原無可緣故緣不得而用也無
 可緣者必待不緣之智故形以求形氣以求氣有以求有無
 以求無孰能以有求無者數策灼龜非緣有乎非有也我不
 能無心故用無心于物仍用無非用有也祥禳則不然此以

見氣是可緣者矣非絕緣也矣及其知之亦可用緣法也
 命天所為也時亦天所為也苟為庸人則但受天之命矣苟
 為賢人則但守天之時矣命者坐而受之今豈得追附之力
 哉此不得不但已也時者日與我逢因而設事固可用也故
 俱奉天之事亦有可有不可

三略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故有取天下三而非其土與民
 也盡收其勇力國土而民已盡取矣盡收其財智國土而民
 已盡取矣盡得其心之欲而二者盡取矣取在于微不及于
 形

三略曰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故下者事
 之實地也就下求賢非人所與之賢矣就下求謀上下俱遍

之謀矣。所求已至其處已盡之地也。

三略曰：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夫。賢必自尚，主必憚賢。此兩遠也不肖，親主。王安不肖，此兩近也。兩近故甚近，兩遠故甚遠。聖王反之，以事取舍，求成吾之所爲而已。

三略曰：義者不爲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故賢君而持爵祿之勢，則兩有以得之；不肖主而持爵祿之勢，則偏有以失之。

司馬法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故用人者貴其新，不及于舊，取其節，促用其氣，始以卒然用之。

罪不至死而誅者，非誅見害也；誅後害也。誅微則禁勝，誅成則禁廢。

三略曰：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將憂則其智少矣，將樂則其智多矣；將憂則其勇死矣，將樂則其勇生矣。地不寬則無所生起也，心不餘則無所變化也。

天時有吉，吉爲得數者；合天時有凶，凶爲失數者。合

善爲政者，先夫功者賞，先夫罪者罰。先夫功者賞，是謂白賞；主雖仁固不可白賞也。先夫罪者罰，是謂白罰；主雖暴固不可白罰也。然而有所謂先者，令具而信成，其下熟知主之不妄也。前期之與後實，必相掩也。故聲脫于上，事力于下，母或日賞且隨其後者，必曰賞固已具于前令也；母或日罪且隨

其後者必曰罪固具于前令也是故據事于言知事言之同
 所至也此之謂賞罰在其先先功之賞人有夙喜雖固不務
 功必務功矣先罪之罰則人有夙懼雖固不除過必除過矣
 設有兵革戰攻之事懸之令曰得甲首者使隸之得鄉邑者
 使主之人必如人與地尚懸于他也而我得以爲賞
 也又懸之令曰之人以邑來者賞以邑以郡來者賞以
 郡他國之人自舉而來者必多矣夫效功之人尚在彼也然
 而可得其人而賞之矣夫賞而能先夫功與以夫人之資而
 賞與得敵之人而賞之者其所爲必無不成所期必無不致
 爲其勸獎之風也爲其懸資之博也爲其能廣力也故患不
 信無患不使患不使無患不成

子氣盛者母氣衰非相爲取精微之地相竭也特其本量先
 未可矣故損益之故人不能覺耳矣獨之人多壽此其對明
 者也

定民之道當使自食所勞民有安坐而食者非國之福也心
 者與事相守不得事而守之者淫與怠兩害之故君子不可
 不勞于禮小人不可不勞于農禮不責小人然稼穡已代之
 矣朝有所事夕有所成功歸其身是以力與事相盡也然後
 無教之者無督之者也而怠志安然固不作矣邪心安然固
 不出矣故君子以禮樂爲稼穡小人以稼穡爲禮樂其事異
 所得同也夫先王之節度民力始之以定分何謂定分所受
 田宅蓋有頃畝矣制之衣食官室蓋有度量矣稱加之事所

出則民固無百倍之利也。固終身不得輟事休居也。經用又有數矣。然則又無所事多財也。事力何以過苦乎。事力則息○須○知○耕○鑿○正○是○帝○力○其智稱力則節。是以壽命究于數。朴德全于身。生無夭傷而事無淫敗者。此定分之功也。夫民有連阡陌。包山澤而保其息利者。大者比于封君。小者比于官吏。既與上侔勢矣。則上之高厚自失也。祿人者。人主之獨柄。今安而自祿矣。則上權自失也。官室衣服。食飲。僕婢。又無分數矣。則禮教國俗必盡破毀矣。如是又安用君乎。故先王之治之隆者。分數辨焉耳。後世之治之虧者。度數昧焉耳。其辨則衆治之所生也。其昧則衆亂之所起也。易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此之謂也。天道知之地道行之。天者神明以爲故者也。日其大明也。月

其小明也。辰宿定其位。斗精喻其旨。皆光者事也。光動而氣生氣生。而形生。故有水土受之以布精。敷化草木華實。人衆孕育形質之屬。在山滿山。在川滿川。故功莫大乎地道。莫尊乎天。不得天旨。地不獨爲也。心不使身。未嘗可作。知不至行。未嘗可成。天地之事。身心之物也。

天道與而不取。施而不復。日月在天。物皆見以爲利。地道生者復之。出者入之。風雨露雷各死其處。反以自環。故天道無已。地道無人。

君子之事其身也。多其理。族煩其節目。須臾之立。必使有方。唯呵之响。必使有節。薄略之動。必使應法。其不以簡文便事。則何也。其不以依情取實。又何也。心非懸居者也。必與事偕。

與之以有事。使得所行也。守于宮域。不至騰越。則得所止也。止其所而行。靜于事而動。所以遠于邪辟。終日不得作也。爵祿者士之有也。非獨君之有也。爵祿之名。猶有所托而稱也。爵托德。祿托功。不得有德而懸之。爵。爵者特其名也。不得有功而與之。祿。祿者特其利也。祿失而為利。爵失而為名。然則君所操之權。輕矣。故爵祿之號。賢士之所立也。其虛懸于君。其實在于士。故君以為已有者。謬也。堯舜文武之朝。嘗懸爵祿矣。其處是者。稷契周呂也。當其時。視其爵如敘之天之上也。其祿如天錫也。故虞周之爵祿。有加等焉。桓靈之時。亦嘗懸爵祿矣。其處是者。張顛崔烈也。當時視之。謂其銅臭。爵祿何有乎。故明主在上。爵是其德也。祿是其功也。功德之所

存。何可輕乎。暗主在上。用貪居祿。用夸居爵。貪夸之所存也。安得而不輕乎。德存身爵與祿。吾資也。亦安可輕乎。德存身爵與祿。非吾賴也。何不可以輕乎。故君子之處是也。重之。與輕之。皆可也。人君之懸是也。其輕與重未定也。富貴非惡也。皆以便惡。貧賤非善也。皆以便善。桀紂不為天子。安知不但恒人也。蘇秦蔡澤不困厄。安知不但庸士也。物以所用遂生。其氣為其性。故弓弦利。產舊以急疾為用也。蒲筴已汗。舊以生風也。水揚之而甘。輕變化于其揚之也。非初汲而補陰。得于其靜也。動靜于物為功。幾何然而氣性疾。分故性者。天之所為。亦人之所為。亦他物之所旁與也。習之而有矣。

善惡之行有光有臭。獬豸觸邪，正見其光。象嗅不直，正聞其臭。

繁氣生物，精氣生人。聖人不弛禽獸之刑，以殺繁氣益精。

人之力不可取以益己力也，人之智可取以益己智也。在形必隔在神能通。

于交泰之道，另於一說。

天地之大交在冬，大別在夏。其交也天俯而就地，地天之去

也近其布氣也深地，得之藏于黃泉之底。及其致別，天地相

與離，日月漸以高，兩間之空漸以廣，氣大其施物高其質，其

生化盛功用成矣。

陰陽有二別，冬夏至是也。歲有二交，二分是也。春陽交，陰陽

來陰往道相過也。秋陰交，陽陰來陽往道相過也。交者均于

氣也。內外之勢乎去來之域接也。萬物之生皆資于兩兩之

感存，當自于均，非均不兩，則無異氣以立別矣。何以有輔救

摩蕩之能物，何以有背反合複之性乎？

天有小周、大周、小周、成歲、大周、成運、小周、生于日、次、自子而

亥而戌，逆曆二十八宿，以正四時，變萬物。大周本于日與天

會，約一千餘年始一徙宮。自子而丑而寅，順曆二十八宿，故

星者天之所以自紀也。既知其順，又知其逆，既知小次，又知

大次，皆以星也。大周即曆家所言歲差也。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不輕同處。夫婦別也。朔而相就，體交也。

望而相見，氣交也。交而萬物生矣。亦日月所以自久乎？不交

則無和物，不得和固不出也。

二十八宿應于九野非定應也陰陽于物無獨得也日星所臨無獨戴也輕眇之倫皆得通之九夷八蠻皆得候之今耶律五行一人之命亦擅一星一官未或不驗推之至盡大小之物皆懸命其中矣

有分野蓋取于始建國之日月故周樂用七證以伐殷之歲今星數家亦以始生之日次推徵休咎同是術也由此觀之其分置可隨易矣若夫據往而應此何異已死之命可兆于子孫哉

五星相及遇其所好則行遲氣有以相留也當其所惡則行速氣有以相驅也故畏惡之情大矣微至于草木高至于日星

蟬生于濕壤攀援而登高柯乘于清颺嘒然而鳴可謂善托其聲矣不知其為萬物聽之乎其自樂乎其有逼抑而不得已耶物固有以鳴為職業者哉人不能求其謂也人之好言者終日緝緝不得其止雖所不聽猶強說之此亦不能求其謂也古人有言曰多言多敗君子之言也適足以應感而已胸之有口必陋其藏如瓶然缺然有竅若鍼之末端則不可以宿水注漿敗器也無所用之夫樹有孔者蠹生其間穢汁淋漓口之為我竅也大矣蕭伯陳文共詣羅宣子蕭辯而陳誠既退客善蕭之辯羅曰不然謂能言者以稱乎人心不能者人共厭之今蕭言而人以為多聽陳言若見少也是陳能言也醒我為周子曰但無張口張口吾望見其舌矣故守口

不可不密也

夫舉事于一端上以安父母下以利後嗣孝慈之道備者慎所藏之謂也藏其親而自信其愚心無擇于吉兆是無有安危之意迫其中也是無有前後之慮也此吾父母也苟有其術何可橫拒乎夫物動于明所以使之者居于幽口耳鼻口人見其從外動也莫知其發于心脾肝腎也物莫不以陰爲本陽爲末矣父祖藏于地中去其子孫遠者乃數百里然相與本末未嘗暫離如樹之榮在天之空其根抵乃存乎黃壤之下而抵湊下則榦奏上其根四布而出者枝亦應之與旁行也陰陽異處其相肖也如是故子孫逢吉可信親之安人生于土歸于土無所更爲計也然土者不測之所茫茫之

壤水以爲家蟻以爲穴舉其嚴親一旦擲之其中水能從其脉而行耳不能爲人親謀安也蟻者曹蟲得腐則聚不可以告語遣也脫有不戒適與之會則尸不及時而潰與棄之江中無以異在蟻則安而得糧也夫地如肉胷水其營也氣其衛也營衛行于肉氣水行于地風者地上之名氣者地中之號風氣一家俱以行止相應而動以爲道理故在上所虧在下如之其顛倒棺骸亦所時有也

尉繚子曰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今文臣率陵武臣投刺自名走狗天子重之以爵而要臣陰損其重上富之以祿入而要臣責苞苴以陰損其資是天子之與爵祿十而文臣常奪其五也害君之重傷將之威

司馬法曰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曆氏誓于軍
 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先世聖人猶安而動之後世
 聖人遂危而動之惡之以節使不及慮其事為促矣
 龔獻甫曰人肉自靈不專恃心矣故觸之即縮有故先跳皆
 靈之在膚革者也夫死龜猶噉懸其肉無人而縱見人而縮
 豈有使之者故獻甫之說推之可深也本于骨肉緣起心性
 性止氣之事氣但肉之事物之相啖者肉氣亦相制精粗同
 理知其孰主哉
 手足皆存體中然以是交物不如手之深知於心也其猶有
 疎戚之別與

與人居當有剩于温厚毋見端于秋冷死羊皮尚為煖于人
 生人之情也不能為温和于世乎
 日有明心有智如刀有鋒火有焰物皆避之故忌于吾之見
 之也盜不得作忌于吾之知之也奸不敢生故日一出而群
 陰伏雷一震而衆魅消聲光之為威神也豈不大哉易曰聰
 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夫聰明睿智之為神武也古之人知之
 矣
 可以讀易
 星卦等術驗不驗相半鬼神之道也不明之人不有鬼神矣
 盡明之無以為隱亦不成為鬼神矣
 此一身耳在郊野見犬在城市見小人耳可一里日可三十
 里遊之曠野耳目之數皆足及閉居園中目不數武牆屋止

之耳不百步雜響封之七尺之軀纔七尺耳
物恃險阻以自全人之險阻乃在其腹使無是者以自藏盡
見之勢則必制于人矣

古今無窮則宋元與今猶為一時天地至大則吳越齊楚猶
在一處加以好惡之共性同之矣性所以同命同之矣性命
深同天合之矣其不謂之兄弟而何彼鼠與蝸與吾同室而
處終不得不正之為讐敵也

神龍何德于萬物乎動則務為雨澤虺蛇何怨于萬物乎動
則務為毒霧不為恩讐萬物皆見使于性其皆有不能自己
者耶

留書別集

學益

天之與人者愚者有止也智者亦有止也天所不與已生不
能復丐之天父母所不傳已生不能復得之父母矣益之之
道唯學為可學而益者無盡也是故少取之得少焉多取之
得多焉譬之求水于海也日挈盆盎而往水不告無有焉也
有以智相餉遺者知取之恐不逮矣學于古者以智相餉遺
之事也夫容貌同飾者為美心具同學者為智不求之于已
而徒慕之于人不務所將通而徒限所已拙終身為人下也
不亦悲乎人之大患有二少而簡學為可需在後也長而怯
學為無積手翰毫無基者難進然進之即基矣如累土者以

前後之功相藉豈外有藉之哉。人以二蹠相尋行千里而不窮。知好相反覆亦不窮之事矣。語曰：少而不學如人入暗月無所見，老而能學如秉燭夜行。此開卷有益之道也。又蘇文忠與安惇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費文憲公亦曰：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知其所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沉醜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凡此皆爲學以求其益耳。誠如是則學亦樂矣。

苟安是一病，畏難又是一病。此則兩難居適矣。

本孝

道莫大于重生。重生者，重生之所自來者，父母也。譬之樹也，溉其本則葉必肥矣。能重父母，則子孫必隆矣。故前有以及也，斯後有以及也。子處父母胞中十月而去，其處脫然離之，無以相屬。然非不屬。屬者，眇也。月之與魚，其相似也。以天與淵，故月鬼死于上，魚腦虧于下。誰謂爲遠？其近也。如是，今父母處於燕子遊于越，父母疾子爲之卧不安處，非嘗知之氣之至也。阮孝緒在鍾山，母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阮果心驚趨省其母，夫精相連者，千里不足以言。今以去其胞中，遂謂非本末之事哉。故父母於子俱榮俱瘁之道也。不可不知也。先君子曰：子之托父母

也托前父母之托子也托後前不適猶有後也托後不適其
 遂已乎夫子寄生于父母者也父母寄死于子者也生者自
 其生之日而愛始起養父母至死而非終也傳曰事父母有
 終身之愛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君子之求子孫以為父
 母也如是則終其身猶未已其事尚以世續之矣故君子之
 孝也千百世以為量而後足之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
 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故君子之于孝也盡天下
 之物而後足之也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
 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故君子之孝也盡天下之道而後足之
 也故道至孝而大盡矣天下無以踰之古之君子崇是道也
 故根本厚根本厚故所生遂是以壽考存其身而福祿在其

子孫

孝父母以為身也孝父母以為子孫也世有不孝者矣未
 有不為身計不為子孫計者真著肉喚刺之言

寶敬

君子不可失敬于人敬之在身如服之有美也使人見而能
○嚙○得○醒○
 悅之故敬者所以取人心之善道也今施財于人人必謂有
 得焉施敬于人人亦謂有得焉物之好有實也與有光同以
 實與人取之室中而付之遠者不能徧近者不能繼也敬何
 費也寶之面之兩頤與身之四肢日以用之而不得其盡也
 已無費人有得而又不可得盡是何為而不勉乎敬之所施
 敬賤為先矣人已在賤難復相賤之也已已貴莫復自貴之
 也貴而自以處于人賤而必降之此為哀多益寡之道陸慧
 曉為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人曰長史貴重不宜自謙
 屈陸曰我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慧曉未嘗卿士大夫

其言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用置輕重于懷
 抱方魯徽重布衣交與之接遇方圓無缺所善周日新者以
 方按江右驟稱公祖方笑曰舊人何得然居官此一年耳先
 與後皆相爾我一節作異相非所以安視聽也方公可謂長
 者矣人遇尊貴而歛容此為敬之矣不可謂能敬能敬者自
 我而能非彼勢取之不敬于下獨敬于上則其情不可言矣
 乃鄙也非隆業之道晉王導拜揚州賓客滿堂導并致禮
 遇未坐下上皆加沾洽此似小端然事之成就所關即多不
 可不知也故敬之為功也所以慎小而以就大也故惟賢者
 為能用敬惟智者為能用敬不能賢與智百金在篋得而張
 之矣一命之爵得而飽之矣譬之若水為火所湍求隙以用

溢也先君子曰小人富貴身肉皆飛若是則將求人而加之
 又安能歛檢為恭哉

漢高嫚罵之後久矣不聞此言矣敬以虛與人敬以集已
 事都古人未發之論

交治

君子在位則言治人之道。屏處則言治家之道。獨行則言治身之道。隨其所在。皆志乎治之而已。不治則亂。亂則危。危則不樂。天下之亂。人知之也。身之亂。人不必知也。檢之而後知之。故君子言脫于口。則舉按從其響。事由于身。則推稽應其形。視聽不當。處者則謂亂在耳目矣。指履不得地者。則謂亂在手足矣。思慮煩擾。筋脉僂張。則謂亂在志氣矣。亂何可忍。亂在身。又何可逃矣。夫治衆人者。以一人治一人者。亦以衆人交相治而後盡治之術。故愚而無識。則藉明智以詔之。戢怠不修。則藉端直以糾之。上則援君上之明法以威之。下則受鄉巷之切論以懼之。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用前千

世以自導也。荆文王曰：後世有聖人，必以是議寡人矣。此用後千世以自怛也。君子治一身，若是其多取矣。懼于治術之不盡也。故天下聽一人則治，一人從天下則亦治。一人與天下交相使治也。而後主有安善之譽，民有受法之休也。

治亂二字，卽危微註脚，分治亦是十手十目註脚。第經言體此言用耳，能無宋註氣便見超妙。

異道

所謂道者何也？曰仁也義也。仁也者，春之所以生也；義也者，秋之所以殺也。仁以爲首，義以爲尾。二道相生，相推而至。二道相爲相輔而成。天地聖人皆由之，無以過此矣。人亦有無此者乎？何以惡者衆也？曰仁義者，陰陽之美名也。仁義之名，不可奪。陰陽之事，陰陽之稱也。雜矣。故善陽而惡陰，善者仁陽而義，陰惡者欲陽而恐陰，愈分之尚無盡也。然則惡亦道乎？曰道也非道也。苟物所由何爲非道，由而不通何爲是道？君子之稱道也，舉通者也。曰惡何以爲質也？曰亦仁義之質也。措不當，所失其名性矣。當春而殺，當秋而生，是不謂之亂道者乎？不亂而亦爲惡者何也？曰過物量者也。過則不適，傷

其所受生者不巳。殺者不止。見天之爲淫與殘也。不過而爲惡者何也。曰不足物分者也。生不滿稽殺不竭朽氣之薄劣鮮寡天道弱也。非不足而亦爲惡者何也。曰私所用也。生而自予殺而害之也。故仁以去巳則惡矣。義以苦物則惡矣。仁用獎邪則惡矣。義以割正則惡矣。仁而曠與隨也則惡矣。義已甚與物相觸角也則惡矣。仁薄則惡矣。義略則惡矣。故惡者仁義非亡也。用之無度量其美亡也。夫齊味必以鹽醯多予之則殺滅物味螫于口而不可食。少予之不相承。故美惡不在鹽醯。在用之者耳。今有金于此奉以予人人曰賜我矣。捉以投人人曰攻我矣。物不改質而賜與攻異。善惡者則在予與投不在物也。故俞人者曰呵。否之者亦曰呵。輕重其聲而爲是否之說道亦猶是也。亦以輕重之別之也。

仁與義爲定名。韓子特解此卽從定名二字翻出不同精理耳。鈞幽索險正得平理大奇大奇。

知化

君○子○之○謀○事○也○謀○後○其○責○事○也○責○先○故○聖○人○慎○之○微○與○先○無
 昨○日○何○以○有○今○日○也○往○者○不○作○今○者○不○逢○矣○事○未○有○來○而○無
 故○物○未○有○去○而○無○生○不○故○其○故○以○為○無○故○孰○知○事○則○因○有○故
 也○然○猶○至○而○不○知○必○將○惜○于○後○事○矣○故○事○而○守○由○然○者○智○求
 已○然○者○愚○云○然○者○云○救○之○時○也○非○所○可○從○事○也○若○夫○由○然○之
 為○道○也○所○生○無○迹○所○滅○無○形○如○陽○如○陰○如○四○時○之○生○物○設○于
 杳○然○以○微○相○期○而○忽○得○之○由○然○之○可○得○見○也○其○心○無○欲○也○心
 有○所○欲○則○智○為○欲○用○不○能○見○事○矣○狂○者○非○無○耳○口○鼻○目○其○耳
 口○鼻○目○皆○以○資○狂○也○惑○者○非○無○明○智○也○其○明○智○皆○以○營○惑○也
 所○欲○立○于○前○所○計○亂○于○後○又○孰○知○始○終○之○趨○哉○故○能○求○由○然

者亦有由然

始知涓涓兩葉正是聖人極靜神理非所語于豪麤名法也

廉本

君子之為廉也非能從廉為廉從廉為廉終身不得廉矣廉者有本以致之人生也困于慾多待外物而後侈慾多則所待于財者多矣慾寡則所待于財者寡矣所待者衆安得以約取贍之故先廉而事誅慾先廉而事誅慾此君子所以為廉之術也是以不事為廉而廉成今夫聾者而與之箏瑟瞽者而與之明鑑前知其能讓矣能讓者非其性之固廉也以無其質不得其所以欲之者故安而無求由此言之寡一節之好遂得一節之廉也况于全寡者乎先君子曰人嗜味之性簡則米蔬之外為無用矣觀美之性簡則布紵之外為無用矣鼻與耳自得于清淨則蘭麝檀芷鐘鼓箏箏為無用

矣苟無所用。又曷為求之哉。故知許出之讓天下。非異事也。五官之朴。有以成之矣。其謝而不求也。亦若瞽之自然于謝色也。聾之自然于謝聲也。無設處制置在其先。故物有相因而至者矣。如雲必與雨為因。緣雲散矣。雨易自而至。哉。日出。淚墮于上。若去其辛。涕亦不至。淚亦不來。慾寡者。猶之去辛也。廉亦得成也。讓亦得成也。道固兼之。

祇覺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猶落第二層了。此真獨觀太始之言。

去已

事以理宜不盡。以已宜也。今人之言曰。人之為此者。我不欲也。夫我豈足為正哉。我誠不欲。將有不欲我之。不欲者矣。隱情度物。其誰不然。天下者。萬物之欲。皆行其間。非一人所獨行也。如盡行其意者。我何以行其意乎。故曰。不可。毋曰。不欲。不可之謂道。公相正之言也。不欲之謂意。偏以禁之勢也。不稱相正之公。而陳偏禁之私者。萬物之所不與也。然則無不欲乎。曰。君子守已。用內道。接物用外道。內於已者。有不欲也。公于物者。無不欲也。不欲之稱。非閑物之辭。故法令之言曰。犯君者殺。無赦。桀紂之言曰。犯我者殺。無赦。桀紂。誠君也。犯桀紂。與犯君同。實然而有不可者。君之稱公矣。我之稱

私矣

此與不欲勿施句義例互作解耳筆何簡捷

治小

治聖人之道則當修其小者矣。非輕大重小以小事為衆
 者大矣。君子衣必有制冠必有義出于先王者皆守之而勿
 失以為存其中者有師友也。今夫方冠而博衣則欲垂手蹶
 足而趨不得也。必將齊容色備節文矣。齊容色備節文則欲
 辟違無類不可得也。必將稱正辭行順道矣。夫稱正辭行順
 道師之所提耳而詔之友之所順色而諭之者也。而得之衣
 冠之循循故日有師友之功也。故理之同貫者可以相為事
 之同類者可以相守同于為法度之事。其于道義德行必微
 有藉也。邵康節獨處室中雖深夜伺之必見其衣冠嚴坐以
 為小謹然所以能通其神明也。東郭子衣敝衣下如垂旒客

日何不去其四裔為短襦日短襦可為禮乎吾不惡敝陋惡無禮也衣雖壞苟正其襟袖猶可為容觀接遇賓客猶可治揖讓且夫貧士之所有者寡矣在一身之間無以為容觀揖讓者吾又何所修德乎故為大者必飾小累重者必檢輕衣冠之類推之尚眾以為末事待本而修曠事多矣
通篇原不為衣冠而設只將衣冠二字借徑到底只首尾略一點明左莊有此文字

信見

人言足信乎日不足信已見足信乎日不足信夫言者在乎人非能以我慮事也必言己之私然則已所善者必與之美辭矣已所惡者必與之醜說矣言者雖情言之也然猶有匿也○有人于此善四而惡六言者盡具其四善其惡者特不言也○而人已曾閱不過矣○盡具其六惡其善者特不言也○而人已盜跖不過矣○四善六惡中人之地也○隱顯為言而差若天地○然而言者又自全於誠也○人自得於誠物自失於分○是人何可信也○然則安信而可日求物之誠者不可專也○一人之言偏得二人之偏而全矣○然則人亦何不可信乎已亦人也○推之為人而裁聽之先成之意不行矣已亦何不可信乎可

信與不可信非異處也。皆存乎人己之中。而專者爲失也。以此論人正在九徵八觀之外。

能勞

體幹骨節須氣而見氣也者。厲用之則強。安宿之則弱。撻之與皮肉相任。置之則不相浹也。夫手臂之于稱舉膝脛之于趨走。肩脊之于擔負。皆待習用成能。猶之性情矣。若聽其自然。匠石必無運斤之技。敬德必無奪稍之捷。沈光必無拔竿之幹。羊侃必無走壁之能。四肢非靈體。事異五官。然有同量之形。而有過量之任者。習與不習。所懸多也。夫技能在身。異于假物。突有非常取之。則便應用。可速。桓榮祖少學騎射。或譏之。榮祖曰。曹操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若輩無自全之技。何以異犬羊乎。吳應賓每訓子弟。責爲勞苦事。曰。能負一鈞之重。盡日出入而步走百里。此有用之人矣。

待舟馬而爲是此與兀者何異肩不負手不任此與無臂何異此無用之人不可以經變而乘患也故技能取之身者而得倚也恃人者危矣王新建少時有童師督令習走附兩磚于髀間令日行十步久之能勝又各益一磚足負皆踵不令得息腫平痛止去磚而行往來如飛人亦何用若此然不可不勝常所任也能勝常所任則亦濟事之具矣

泣解運甕都是此意清譚人便至坐忘有志經世人不可不志座右

謹室

男女之節必謹于小自其宮室之制已有辨矣古人云室雖小也必有內外無內外卽亂于宮室矣男成男具者不得輒入內女足女事者不得輒至外非禮事男女不得相見面非有辭男女不得相聞聲飲食不同器用物不相假別之甚詳防之甚密矣又以身爲觀使自見其事故書不居內室言不及褻私不窺異人之室不稱非分之色雖其婢侍亦使自遠教訓陳說多引古誼浸潤其心廣輔其志使之安若自然夫女子何知知信其素而已是故不可示以故可安以俗能用之以法積之以久教定成習則是非之事因之自辨廉耻之心依之自生素未始窺外也卒使窺外則赧矣素不接男也

卒使接男則赧矣。非必知愧禮義自愧。非所習也。故曰女子正則男子之心自止。拒之不必以辭色也。自其動作容貌之間而已。與人遠矣。蘇子曰。刻木而為人。拜跪以事之。即寒而隣于死。不敢斧之。以為薪。素知其不可也。平居男女之際。相與避遠。突然相見。畏忌之心自然俱有。邪淫之志所以不萌也。里有貧者。室不具二棟。為其妻曰。徒二人耳。所居單外。幸各守其身。毋令為不完夫。謹身以示則。婦亦義之。相助為正。常出汲水。未嘗左右顧視。其履之前而行耳。與夫共處懸葦。為內外自屏隔也。節喻于人。隣家少年無敢窺之者。夫心存于立德。則一葦足以喻意矣。此善為夫謹身者也。

讀此益知古人帷箔二字之妙

慎疾

人道之重有二。曰生日死。所以營之者。四曰養日道日醫日葬。養也者。所以奉生也。道也者。所以持生也。醫也者。所以救死也。葬也者。所以寧死也。四者備具。上以為孝。下以為慈。中以為德。故救死之為道也。與特生者並也。人所乘者。陰陽。陽非獨利人。亦害人矣。故萬物乘之而養。乘之而病。唯智者為能受其養而辭其病。四時八節。虛戾之氣。君子所以告其父母。詔其妻子。諱小慎密。以相避也。飲食之過。嗜味之偏。偏過自傷。復傷所勝。此君子所以告其父母。詔其妻子。諱小慎密。而為劑也。思慮喜怒哀樂之不則。伐陽攻陰者。君子所以告其父母。詔其妻子。諱小慎密。而為節也。脫有不調。殄氣之

一章法又好

卒使接男則赧矣。非必知愧禮義自愧。非所習也。故曰女子正則男子之心自止。拒之不必以辭色也。自其動作容貌之間而已。與人遠矣。蘇子曰。刻木而為人。拜跪以事之。即寒而隣于死。不敢斧之。以為薪。素知其不可也。平居男女之際。相與避遠。突然相見。畏忌之心自然俱有。邪淫之志所以不萌也。里有貧者。室不具二棟。為其妻日徒二人耳。所居單外。幸各守其身。毋令為不完夫。謹身以示則。婦亦義之相助。為正常出汲水。未嘗左右顧視。其履之前而行耳。與夫共處懸葦。為內外自屏隔也。節喻于人。隣家少年無敢窺之者。夫心存于立德。則一葦足以喻意矣。此善為夫謹身者也。

讀此益知古人帷箔二字之妙

慎疾

人道之重有二。曰生日死。所以營之者四。曰養日道日醫日葬。養也者所以奉生也。道也者所以持生也。醫也者所以救死也。葬也者所以寧死也。四者備具。上以為孝。下以為慈。中以為德。故救死之為道也。與特生者並也。人所乘者陰陽。陰陽非獨利人亦害人矣。故萬物乘之而養。乘之而病。唯智者為能受其養而辭其病。四時八節虛戾之氣。君子所以告其父母。詔其妻子。詳小慎密。以相避也。飲食之過嗜味之偏。偏過自傷。復傷所勝。此君子所以告其父母。詔其妻子。詳小慎密。而為劑也。思慮喜怒哀樂之不則。伐陽攻陰者。君子所以告其父母。詔其妻子。詳小慎密。而為節也。脫有不調。殄氣之

○一章法又好

侵情嗜之失家之人素習也能知其所始矣能知其所救矣
不出飲食居處衣服之中有針灸湯散矣然後求善工而理
之明其生平論其一且言其所過而告其所不及即中工亦
今人多有以病試醫者何哉
可使為善工也寸必得其八九矣苦者之所以得安痛者之
所以得平也故不知陰陽者不可以為德不通微數者不可
以盡仁養生救死之無術則無以為君子矣
通首只說持生之道微矣微矣

卦用

八卦者天地之八氣與其八物也八卦皆有德行君子象之
以正其度曲而得理不失所美曰坎之德行何也曰陷也陽
在陰中相待為事去之不成體安之不成陽以陷自各所以
遠離也蓮生污泥之中泥不去汗蓮不失潔濟之甚親去之
甚疎此君子之所以用坎也曰離之德行何也曰麗也陰來
而麗陽麗其中也日月為明乃有黑子不知其以為賊乎其
以為助也乃外其明黑者表之矣故君子廣其身以包心伏
其身而顯心此其所以用離也曰巽之德行何也曰入也陰
以入陽也不入不能得之入之不深猶不入也物柔而後能
入自下也而後物與之入而以相取聖人之所以得天下也

侵嗜之失家之人素習也能知其所始矣能知其所救矣
不出飲食居處衣服之中有針灸湯散矣然後求善工而理
之明其生平論其一旦言其所過而告其所不及即中工亦
可使為善工也十必得其八九矣苦者之所以得安痛者之
所以得平也故不知陰陽者不可以為德不通微數者不可
以盡仁養生救死之無術則無以為君子矣
通首只說持生之道微矣微矣

卦用

八卦者天地之八氣與其八物也八卦皆有德行君子象之
以正其度曲而得理不失所美曰坎之德行何也曰陷也陽
在陰中相待為事去之不成體安之不成陽以陷自各所以
遠離也遠生污泥之中泥不去汗蓮不失潔濟之甚親去之
甚疎此君子之所以用坎也曰離之德行何也曰麗也陰來
而麗陽麗其中也日月為明乃有黑子不知其以為賊乎其
以為助也乃外其明黑者表之矣故君子廣其身以包心伏
其身而顯心此其所以用離也曰巽之德行何也曰入也陰
以入陽也不入不能得之入之不深猶不入也物柔而後能
入自下也而後物與之入而以相取聖人之所以得天下也

今夫風發于太空。漂然其無有也。感物而入之。無格於堅。亦相中而未始觸逆也。此君子之所以學於巽也。若夫坤之爲德行也。順也。堅者不可以順物。其能順必柔者也。隨之從之。與之生與之長。而未始有爲。順之至也。坤之爲道也。陽無存者。無強也。無強者無已也。去已而順物盡矣。此君子之所以效坤也。曰乾之德行何也。曰健也。陽之至盡。諸卦之統也。自道爲陽。其復爲陰。因出取入。化爲異形。在陰而偶。處陽而獨。或表或裏。或上或下。異德能成分。歷八方。復反其故。已復而出。與之無已。故曰健也。此君子之所以有用干乾也。曰兌之德行何也。曰說也。萬物無能悅剛者。必親于柔。前以柔而後無實。則不可任也。可以與始。可以與終者。其唯兌之德行乎。

善內其衷于物者也。此君子之所以用兌也。曰震之德行何也。曰動也。重陰之下。可以奮迅動。而力得所用焉。陽之利也。夫拔之沉陰之下。引之浮雲之上者。自力之所以獨明也。故君子有用干震也。曰艮之德行何也。曰止也。物之不止。皆有在前矣。勢之而極。是無前也。無地于前。無望于外。安然而無所志之。此君子之所以用艮也。

六十四卦各有以字倪文正所爲說。以此於八德正得朗俊。惜不作六十四用耳。

鬼難一

愚者不可與論物其執于一方不能出域而求也論物者當就物論而後盡之以已推之則非也王克言鬼神橫絕之以爲無宋之君子言鬼神者欲頑之以爲氣舉理而不可合于事故其說費其語滯其爲是說者徒欲取正大之名遂橫廢天地之理以就之者也夫天地之物果盡可以人事格乎以人事格物先不可推之於明者矣今夫龍能大能小大則橫山絕壑小則如蠶蠋若以已之身體况之骨節筋肉之事非可增而多可減而縮者也然則龍必無大小之變化矣小可大無可有類也龍可以小爲大鬼不可以無爲有耶克以衣服不當有鬼不知鬼之衣服之成于鬼也以鬼無手臂不能

持刃以害人不知生者之害人亦非手臂獨能行刃害人也
以隔垣之見妄意乎幽明之事以一類之心求異類之道辭
以強成去之則遠矣今其言曰氣之申爲神氣之反爲鬼氣
已有氣之名矣又以鬼神之名亂之鬼神自有變化之事矣
又以氣之名奪之如不能廢祭祀以爲別有鬼神則此鬼神
之說無謂也如徒以此爲鬼禮也則氣固不可得祭也氣之
稱頑鬼神之稱靈一舉名而人皆知之者柰何亂爲名以惑
天下乎君子之教天下也使以人道用鬼神足矣吾盡吾道
而鬼神之吉凶依焉此于說亦足爲其過抑之也同之于氣
絕之爲無名雖異也而實同非天下之公言也一人之局說
也

鬼難二

天下之蔽于鬼神廢人理而求婚之者有矣天下之蔑棄鬼
神放意而無忌者又有矣二者皆世所有則不可爲一偏之
說以救之也當以鬼神之本有還鬼神而人事之兩端則權
所失之重輕而爲之辭今徒言鬼神爲必有可以懼無忌者
矣因而傷牛害豕敝鼓破笛必甚也今矯言爲必無可以黜
淫禍瀆禮矣因而廢棄燹祀背天罔神之行必甚也故不可
徒以有無爲其說當明鬼神之情以告之鬼神之爲有也吾
明言之其神靈依人道而用吾又明言之如是而鬼神之爲
鬼神自得其本分之所至而人道所失之兩端亦可因而用
其持救之道矣福善者鬼神之道也然則無德行于陰無香

潔于神而以楮幣牛酒徼倖者必退也禍淫者又鬼神之
 也然則為惡而不忘怙智恃力固有陰陽者又必退也此其
 為說不亦兩得乎又安俟本有而強無之以橫欺天下天下
 之放意無忌者固多于畏鬼求媚之人放意無忌之害亦甚
 于畏鬼求媚之人又安可抑其所少而驅使從其所多與其
 突裂傷教之甚者乎商周之教皆尊天上鬼以儆人心故其
 說曰乃祖乃父斷棄厥死不救厥命周詩曰惠于宗公神罔
 時怨神罔時恫傳曰制為鬼神以威黔首萬眾以服故先王
 之教也唯恐鬼神之說不明無以厲惕天下之人也今也舉
 鬼神而推為二氣之良既造化之功用頑然如虛空之無知
 無靈者然則雖曰有鬼神而固已無足畏矣此亦好為正論

之過也

只以人道用鬼神一語便已理徹幽明諸家之譚自當折
 角

五行

五行之道周于天地。橫為五方。縱為四時。縱者以代王。代王者相引亦相竭矣。已竭而滅。已滅而生。始終以五而圓行。不窮。五行相生皆待于土。土為德于五行均者也。而厚薄其事偏在水木火金之間。水生木而土厚有功。火傳金而土厚有功。二者土事衆矣。八卦所以厝坤艮也。故天之土王于長夏。地之土王于季冬。春夏之交。秋冬之會。土之中央。土事薄也。五行者氣之行者也。氣不可知。見形于物。故人以五物測則知其氣。何以知秋氣之降也。金之質固沉也。何以知春氣之升也。木之質固浮也。何以知夏氣之散大也。火之氣固飛揚也。何以知冬氣之靜藏也。水之氣固歛下也。朝氣從春午氣

從夏暮氣從秋夜氣從冬太古從春中古從夏淑世從秋末
季從冬皆依五物見升降盛衰故物以知氣氣以知物二者
反覆以相測稽故火金之內無生物以陰中知之水木之內
有生物以陽中知之火金有害氣以陰中知之水木爲生氣
以陽中知之水木可入腹可爲養亦以陽中知之金火不可
入腹不可爲養亦以陰中知之木金之種雜以春秋兼氣知
之火水之品獨以冬夏專氣知之口至天中一瞬而度星至
天中體促勢密度子午亦當如之故上下之位狹上下之位
狹故水火之事少少故獨也水火可分合者何也寒暑之力
大力大者變化神也故可分可合合則無迹分而無傷木金
不可分不可以合者何也溫涼之力平力平者變化濇也故

不可分不可合分之有傷合之有迹金猶可分可合者從火
化也非金自能也其相尅也柰何曰有貪而相尅者有惡而
相尅者也土以水爲飲食故土尅水木以土爲飲食故木尅
土此利而尅之者也火之尅金無得于金也特攻之而已矣
金之尅木無得于木也特攻之而已矣水之尅火無得于火
也特攻之而已矣此害而尅之者也其故何也陽者以利人
而受尅君子之道也陰者以害人而尅之小人之道也土有
養木之功其曰尅者何也木盛而土衰以有費焉耳土左養
木右養金左費言尅右費言生者何也土雖生金金不離其
母還在其腹爲土作鎮也木復生火以溫土金復生水以滋
土者何也以報所費也五行之生尅如是已乎曰生尅之事

微也故五行有自生有自尅有尅所生有生所尅有尅所從生有生所從生生所從生者火亦爲溫于木木亦落朽于水水亦錫色于金金亦爲安于土土亦包會于火此生所從生也尅所從生者木飲水而涸之水沉金而沒之金掘土而傷之上掩火而息之火焚木而灰之此尅所從生也生所尅火有溫水之功土有立木之德木有舍金之用金有安火之恩此生所尅者也有尅所生者火多則土燥土重則金埋水過則木死此尅所生者也自尅者木繁亦害其類火多則奪其光水多則流其膏此自尅者也有自生者木得木而蕃土得土而安水得水而滿火得火而熾金得金而堅此自生者也故木能生水者是木之金也木能尅木者亦木之金也木能

尅者是木之土也木能生金者亦木之土也木能尅金者是木之火也木能生土者亦木之火也木能生木者是木之水也木能尅火者亦木之水也火能生木者是火之水也火能尅火者亦火之水也火能尅水者是火之土也火能生金者亦火之土也火能生火者是火之木也火能尅土者亦火之木也土能生火者是土之木也土能尅土者亦土之木也土能尅火者是土之水也土能生木者亦土之水也土能尅木者是土之金也土能生水者亦土之金也土能生土者是土之火也土能尅金者是亦土之火也金能生土者是金之火也金能尅金者是亦金之火也金能尅土者是金之木也金能生水

者是亦金之木也金能尅火者是金之水也金能生水者亦
金之水也金能生金者是金之土也金能尅水者是亦金之
土也水能生金者是水之土也水能尅水者亦水之土也水
能尅金者是水之火也水能生土者亦水之火也水能尅土
者是水之木也水能生火者亦水之木也水能生水者是水
之金也水能尅木者亦水之金也故五行之中各小有五行
相生相尅其情甚微氣之勝復皆必由之

從來五行有顛倒之理如此白說已見無窮宜乎陰陽叢
辰畢世不合也



道光丙戌三月廿一日

